



0162/C2099
100-1

目錄

- 02 雲門演出行程
- 04 雲門的感謝
- 06 如果沒有你 節目簡介
- 12 家族合唱 節目簡介
- 18 一切從十幾面鏡子和一盆洗澡水開始
馬世芳
- 22 向生命投降——訪白光
蔣勳
- 26 一通沒人接聽的電話
《家族合唱》創作始末
林懷民
- 28 合唱繼續進行
林懷民
- 30 不能燒毀的經典
《家族合唱》的影像重建
陳品秀
- 34 《家族合唱》中的話語
- 43 雲門舞集簡介
- 44 林懷民簡介
- 45 藝術家簡介
- 48 雲門教師簡介
- 52 雲門舞者簡介
- 66 雲門德勒斯登圓夢
魯斯塔維合唱團同演《流浪者之歌》
李玉玲

雲門演出行程



海外巡演	2011年	10/6-11/1	紐約下一波藝術節及美國巡演	屋漏痕
		11/9-12	英國倫敦沙德勒之井劇院	白
	2012年	2/3-4	新加坡華藝節	屋漏痕
		2/10-11	馬來西亞斯里檳城劇院	流浪者之歌
		3/14-18	澳洲阿德雷得藝術節	屋漏痕
		5/10-13	德國伍爾斯堡舞動藝術節	屋漏痕
		6/13-16	以色列台拉維夫歌劇院	屋漏痕
		6/23-24	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國際夏日藝術節	流浪者之歌
		8/2-5	香港文化中心	九歌
		8/10	澳門文化中心	九歌
		10/23-24	喬治亞第比利斯國際劇場藝術節	流浪者之歌
國內巡演 舞蹈推廣	2011年	12/2-11	台北國家戲劇院兩廳院民國藝百系列	如果沒有你
		12/15-18	台北國家戲劇院兩廳院民國藝百系列	家族合唱
		12/23-25	台中市中山堂	如果沒有你
		12/29-30	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如果沒有你
	2012年	12月	台北 台中 高雄 舞蹈推廣演出	如果沒有你
		1/6-7	臺東藝文中心演藝廳	如果沒有你
		7/7,14, 21	戶外演出	規畫中
		9/14-23	台北國家戲劇院	九歌
		9/28-29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九歌
		10/5-7	台中市中山堂	九歌
		10/12-14	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九歌
		9-10月	台北 嘉義縣 台中 高雄 舞蹈推廣演出	九歌



海外巡演 舞蹈推廣	2011年	10/6-9	香港文化中心	
	2012年	2/4	美國田納西州范德比爾特大學蘭佛福廳	
		2/8, 10, 12	美國紐約喬伊斯劇院	
		2/15	美國麻州威廉斯大學62戲劇舞蹈中心	
		2/18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拉克麥表演藝術中心	
		2/22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曼德維爾廳	
		11月	大陸 北京 上海 杭州 廣州	
		11月	大陸 國泰藝術節校園巡迴	
國內巡演 舞蹈推廣	2011年	10/12-26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駐校暨演出	
		10/13-21	國泰藝術節-雲門2校園巡迴	
		10/28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演出	
		11/3-24	高雄藝術駐市	
		11/19	新港國際社區藝術節演出	
		11/30	輔仁大學演出	
		12/3-18	嘉義藝術駐市	
	2012年	3/19-4/1	真理大學藝術駐校暨演出	
		4/9-22	台中藝術駐市	
		5/7-20	國立中正大學藝術駐校暨演出	
		9-10月	國泰藝術節-雲門2校園巡迴	
		12月	高雄藝術駐市	

其他演出陸續洽談中 詳情請上

www.cloudgate.org.tw

雲門舞集

創辦人／藝術總監 林懷民

助理藝術總監 李靜君

舞者

李靜君 周章佺 陳秋吟 黃珮華
王維銘 吳義芳 蔡銘元

邱怡文 柯宛均 楊儀君 劉惠玲 蘇依屏
余建宏 林佳良

李姿君 黃嫻雅 郭子歲 蕭紫萍
王立翔 林心放 李宗軒 侯當立

實習舞者

方妤婷 陳慕涵 葉依萍
王柏年 陳韋安 賴欣倫 賴峻偉

技術顧問	林克華	芭蕾舞教師	李淑惠	吳青岑
音樂顧問／鋼琴伴奏	梁春美	現代舞教師	黃旭徽	
太極導引教師	熊 衛	排練指導	周章佺	
內家拳教師	徐 紀	排練助理	楊儀君	蔡銘元
書法教師	黃緯中	醫療顧問	周清隆	
		鋼琴伴奏	張聖潔	郭宗翰

如果沒有你

12/2-4, 6-11 台北國家戲劇院 12/23-25 台中市中山堂 (12/25 陸府建設專屬場)
12/29-30 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2012/1/6-7 臺東藝文中心演藝廳 (臺東縣政府主辦)

家族合唱

12/15-18 台北國家戲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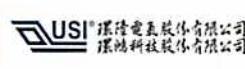
主要贊助



國泰世華銀行
Cathay United Bank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National Chiang Kai-shek Cultural Center, R.O.C.



主要贊助 國泰世華銀行 台北共同主辦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指導單位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主辦 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巡迴贊助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贊助 NU SKIN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衷心感謝

社會的支持是雲門成長的重要基石
感謝各界人士捐款幫助雲門

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銀行
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陸府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台北市北門扶輪社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建弘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基金會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0~2011年度寶眷聯誼會
聚暉股份有限公司
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
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春耕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蔡國強
何曉亮
徐大麟 沈悅
賴美滿
Meifang Buchsteiner
范尚文 梁麗枝
陳嫦芬
斤甯
彭玉珠
葉寶鳳
蔡敦仁

流浪者計畫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品家品有限公司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炳忠 卓琬芳 謝旺霖 張詠捷 蔡慧媛
郭乃華 陳君盈 易健民

羅曼菲舞蹈獎助金

昱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肯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張小燕 張孝威 陳承康 徐開塵 金幼安
徐璐 吳素君 張曉雄 莊淑芬 傅本君
鄭淑姬 林亞婷 張中媛 陳雅萍 侯瑞成
張翠芳 盧健英 劉宗賢 張書明 李武陵
謝茹安

雲門之友

郭修敏 洪金愛 陳怡君 袁再興 劉靜容 黃文亮 楊文貞 楊鈞鈞
歐淑娟 王洪金春 鄭淑姬 鄭瑞城 林英津 林明子 張峻源 許淑瑜
陳玟玲 王慶豐 范幸惠 林燕燕 陳蘭甫 金覺敏 郭郁敏 龍惠施
倪雲程 陳永華 顏麗敏 白淑貞 呂志亨 李宜淮 林星宏 張怡萍
曹復維 黃素華 黃雄一 葛允娟 劉仲宙 潘致遠 蔡怡欣 蔡明順
蔡瑞瑩 鍾鴻源 林秋杏 洪清德 陳肇勳 湯慶玲 楊志明 董映伶
蔡素娟 謝幸子 羅宛宜 李明鳳 余佳玲 吳素女 黃阿淑 楊子毅
Choi Suk Kuen 陳文汶 陳文忠 鍾令淑 李春滿 林美枝 何秀梅
李淑娟 李雅欣 徐琇瓊 許書偉 陳慧如 魏伶娟 王連枝 江彌修
李筠棣 林崇一 邱士哲 胡秀玲 張瑞樑 陳秀專 陳秋燕 曾繁彬
葉水芬 葉錦發 詹乃凡 滕蕙芳 鄭美惠 顏淑英 陳盈宏 林玉琳
饒淑寧 左中宜 林瑞霞 廖長州 謝伯肯 楊瓊瑜 謝巧君 張雅玲
林昱廷 胡華良 湯麗芬 楊貴媛 鄭維凱 王成嫻 張玉姝 陳佩瑩
陳麗令 黃奕姜 簡惠萍 饒鴻鵬 王雪芳 郭秀玲 王喜沙 石淑宜
吳玖燦 吳冠陸 吳美玲 陳周全 曾淑容 黃王澄 黃宇新 黃淑茹
劉昌臨 蔡雅媛 鄭麗卿 蕭國富 謝叔容 謝滿榮 顏德章 蘇月桂
林如怡 范佐雙 葉宏仁 Philip J. Haskell 王艾茗 周美青 林錫堅
孫灼民 史濟鎧 張秀容 程彩倫 黃琴善 楊淑杏 劉其敏 劉秋娟
蔡美月 顧月華 李霽岡 陳英平 喻維貞 曾淑仁 趙傳鳴 景寶成
蔡金腰 呂芳珍 黃重生 巫素貞 李桂英 林文慧 林淑美 馬唯中
馬元中 張雪芳 張維仁 莊順安 陳以凡 彭兆楨 黃婷 楊國森
溫淑真 廖南雁 鄭雪琳 鍾宮明 王祈清 張雅筑 朱永欽 蘇聖容
劉欣潔 黃淑萍 鄭喬方 王一山 王士綸 王麗卿 任世聯 何瓊璣
吳美娟 吳麗卿 李沛澍 李宜倫 李寶琳 周倖如 周培芬 易理玉
林秀琛 林欣媛 林芳瑜 林淑貞 林輝金 高美滿 張永專 張惠茹
張欽銘 郭郁華 陳宗寶 陳俐佳 陳逸竹 黃子軒 黃碧昭 黃蘭貴
萬子語 廖雅雅 劉玉華 蔡秀冬 蔡幸靜 蔡麗美 簡麗容 金林
陳建宏 楊采菱 李偉豪 陳佩吟 楊孟翰 Stephen Payton 王佐慈
江金桂 吳文瑜 吳立德 吳秀玲 吳慧美 李巧琦 李金花 李春興
李翔 周淑茹 林佳儀 林純如 林淑貞 林瑤貞 施宇芳 施惠娟
柯志忠 洪以文 胡翠軍 翁淑真 張文真 張秀鳳 張建文 張孫燕
莊富美 許素珠 郭麗玲 陳仁傑 陳明芬 陳俊德 陳建綸 陳美月
陳美燕 陳香如 陳開瑜 陳廣榮 曾玉屏 焦永平 黃子庭 黃玖茵
黃金山 黃哲浩 黃慈愛 黃馨 楊清孟 葉士玲 廖美玲 劉碧芬
劉謹慧 蔡佳蓉 蔡慶華 蔡麗虹 鄧建民 燕克群 謝侑書 羅惠華
羅碧君 林靜華 莊素麗 鍾承光 顏廷仔 莊曉勤 郭美如 楊文欣
徐蘭芳 曾于珊 幸福行動家

以及127位無名氏

自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



如果沒有你

編舞 林懷民 與 雲門舞者

舞台構思 林懷民

燈光設計 李琬玲

服裝設計 林秉豪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台北國家戲劇院首演



《如果沒有你》舞作演出音樂由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MÜST），
中華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ARCO）與杰威爾音樂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如果沒有你

01 如果沒有你

詞／陸麗（嚴折西） 曲／莊宏（嚴折西） 演唱／白光
郭子葳

02 煞到你

詞／伍佰 曲／伍佰 演唱／伍佰
全體舞者

03 是否

詞／羅大佑 曲／羅大佑 演唱／蘇芮
李姿君

04 不只是朋友

詞／王中言 曲／伍思凱 演唱／黃小琥
蔡銘元 柯宛均 陳慕涵 蕭紫萍

05 不再想念

詞／陶晶瑩 曲／順子 演唱／順子
邱怡文

06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詞／陳慶祥 曲／陳慶祥 演唱／任賢齊
林心放
郭子葳 陳慕涵 葉依萍 蕭紫萍

07 愛是永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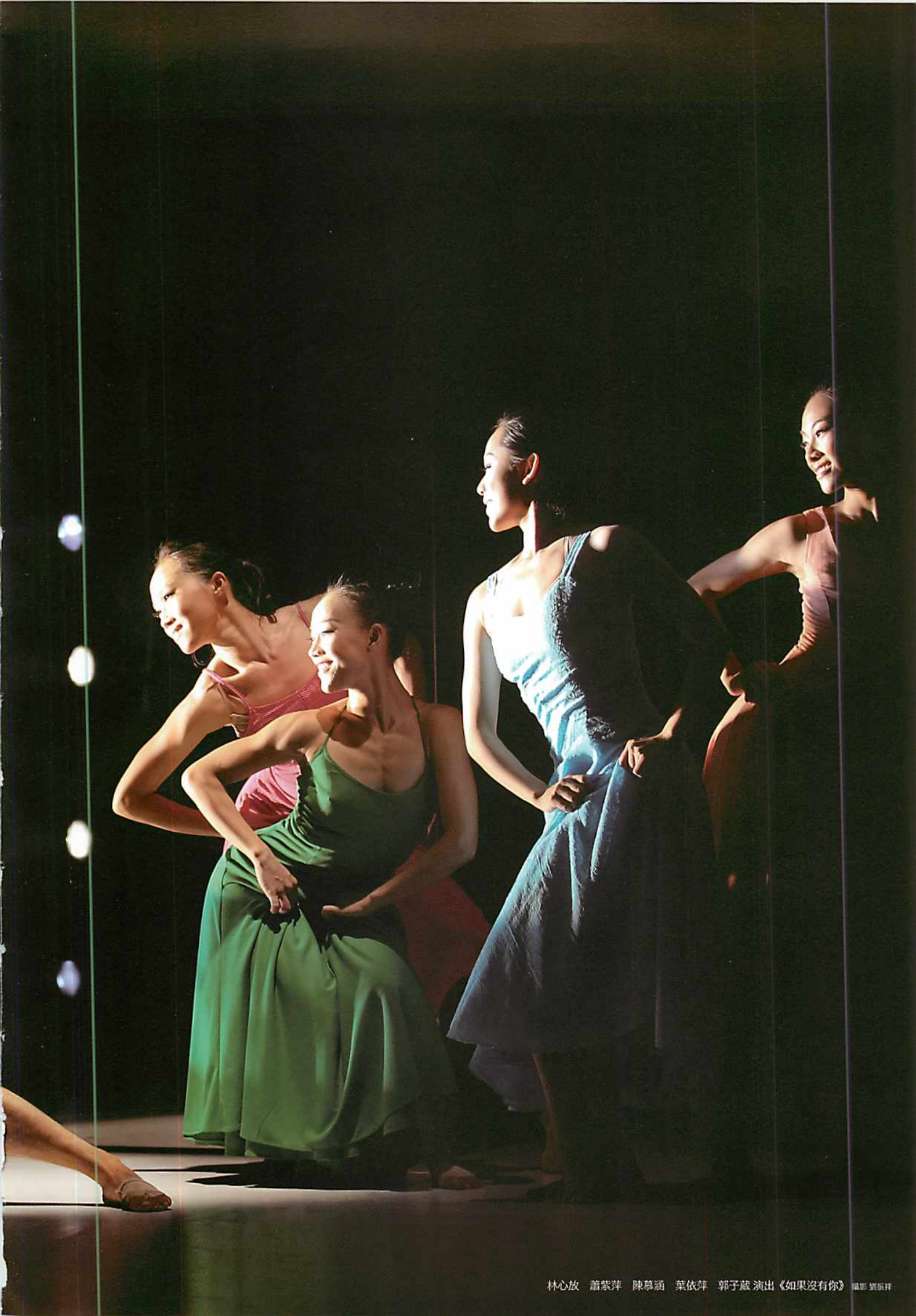
詞／林振強 林明陽 曲／Dick Lee 演唱／張學友 許慧欣
余建宏 蘇依屏

08 巧合

詞／莊奴 曲／湯尼 演唱／鳳飛飛
劉惠玲
王柏年 李宗軒 侯當立
陳韋安 蔡銘元 賴欣倫 賴峻偉

休息15分鐘





- 09 不能說的祕密
詞／方文山 曲／周杰倫 演唱／周杰倫
王立翔
- 10 狂戀
詞／陳綺貞 曲／陳綺貞 演唱／陳綺貞
黃嫻雅
- 11 恰似你的溫柔
詞／梁弘志 曲／梁弘志 演唱／蔡琴
蘇依屏 以及
郭子葳 陳慕涵 葉依萍 蕭紫萍
李宗軒 陳韋安 賴欣倫 賴峻偉
- 12 愛或不愛
詞／鄧裕康 曲／鍾興民 演唱／張惠妹
林心放 蘇依屏
- 13 戀曲1980
詞／羅大佑 曲／羅大佑 演唱／羅大佑
李宗軒
- 14 愛欲浮世繪
詞／李宗盛 曲／張震嶽 演唱／張震嶽
林佳良 柯宛均
- 15 柴米油鹽醬醋茶
詞／徐若瑄 曲／王力宏 演唱／王力宏
楊儀君
- 16 OH YEAH!
詞／盧廣仲 曲／盧廣仲 演唱／盧廣仲
侯當立
葉依萍 蕭紫萍 賴峻偉 (台北、台中) 陳韋安 (高雄、台東)
- 17 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
詞／陳蝶衣 曲／Carlos E. Almaran 演唱／黃小琥
周章佺
- 18 握手
詞／羅大佑 曲／羅大佑 演唱／羅大佑
全體舞者





家族合唱

編舞 林懷民

音樂 阿爾沃·佩爾特 南管 客家八音 以及 口述歷史錄音
口述歷史訪問 盧健英 以及 超視「調查報告」採訪小組

舞台設計 李名覺

舞台技術指導 羅瑞克

燈光設計 林克華

影像顧問 張照堂

影像蒐集 林家駒

原始幻燈設計 依蓮·麥卡錫

影像重建 李琬玲

服裝設計 陳婉麗

舞獅指導 王宏隆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台北國家戲劇院首演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台北國家戲劇院重建首演

家族合唱是一首傷逝悼亡的輓歌







家族合唱

家族合照

獅舞	余建宏 (12/15-17)	賴峻偉 (12/18)							
洗澡	王維銘 邱怡文 李姿君 郭子葳 陳慕涵	柯宛均 蕭紫萍 蘇依屏 葉依萍	黃嫩雅 王立翔 林心放 李宗軒	以及 林佳良 陳韋安	侯當立 賴欣倫	賴峻偉			
新娘	劉惠玲	余建宏							
白衣	楊儀君 柯宛均	郭子葳 蘇依屏	李宗軒	侯當立					
洗髮	郭子葳 李姿君 王立翔 李宗軒	陳慕涵 邱怡文 林心放 余建宏	楊儀君 葉依萍 侯當立 林佳良	蕭紫萍 劉惠玲 陳韋安 賴峻偉	蘇依屏 賴欣倫				
牡丹	黃嫩雅 (12/15-17) 邱怡文	楊儀君	周章佺 (12/18)	以及 蕭紫萍					
洗臉 I	李姿君 林佳良	邱怡文 侯當立	周章佺 (12/15-17) 陳韋安	黃嫩雅 (12/18)	蘇依屏				
還願的婦人	黃珮華								
長髮女孩	陳秋吟 (12/15-17) 柯宛均	郭子葳 葉依萍	陳慕涵 (12/18) 蕭紫萍	以及 李宗軒	林心放 陳韋安	賴欣倫			
游泳	劉惠玲 陳慕涵 楊儀君	王立翔 葉依萍 余建宏	李宗軒 林心放 陳韋安	賴欣倫	賴峻偉				
刷牙	王維銘 方妤婷	李姿君 郭子葳	葉依萍 王柏年	陳韋安	賴欣倫	賴峻偉			
黑衣	李靜君 (12/15-17) 楊儀君 周章佺	葉依萍 蕭紫萍	柯宛均 (12/18) 賴峻偉 侯當立	以及					
神轎	余建宏 全體舞者	林心放	陳韋安	賴峻偉	以及				
燒王船	吳義芳 全體舞者	以及							
洗臉 II	全體舞者								
水燈	邱怡文	王維銘							

感謝下列人士接受訪問

超級電視台「調查報告」

王榮基 王維銘 李美雲 阮美姝 林松茂
林陳阿幼 邱林冬桂 夏曼貝·阿巴善
翁金蓮 張自洪 張曉風 陳生 曾勉
黃玉緞 劉嫩娘 潘信行

感謝下列人士和單位提供照片

王乃謙 王美莉 王陳仙槎 王維銘 何士有
何企博 何叔娟 吳金淼 吳榮訓 李陳正雪
李筱峰 李魁俊 沈鑫南 阮美姝 周永先
邱劍英 林本仁 林玉鏡 林光閻 林至潔
林宗義 林松茂 林保寶 林俊義 林家駒
林素秋 林壽康 林壽鎰 林蕙棠 林闊祿
林懷民 林麗芳 林獻平 姚孟嘉 施陳焦桐
洪宗光 奚淞 秦炳炎 秦凱 張照堂
許安定 許伯鑫 陳天錫 陳生 陳秀英
陳重光 陳華宗 陳慶芳 曾明慧 游輝弘
黃子明 黃天強 黃政鸞 黃德治 溫文卿
趙明俊 劉安明 劉振祥 劉惠媛 潘小俠
潘信行 蔡玉村 蔡瑞銘 鄭桑溪 鄧世光
鄧秀璧 鄧南光 謝三泰 謝孟勳 謝震隆
魏鍾生 Annie Busse Busse Gardens
Klehm Nursery Roy Klehm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人間出版社
中央通訊社 中時晚報 中國時報浮世繪版
天下雜誌 左羊出版社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芝麻婚姻廣場 恆春國小
財團法人彰化縣鹿港紫極殿文教基金會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新港文教基金會
漢聲雜誌社



一切從十幾面鏡子 和一盆洗澡水開始

馬世芳 廣播人 文字工作者

如果沒有你 日子怎麼過
我的心也碎 我的事也不能做
如果沒有你 日子怎麼過
反正腸已斷 我就只能去鬧禍

「如果沒有你」是白光畢生最自豪的歌，她在馬來西亞的墓園裡，碑上便刻著這首歌的曲譜。如此潑辣豪氣、煙視媚行的唱詞，似乎也只有那個年頭的上海擔當得起。1948年，白光的老友嚴折西寫下這首歌，請她錄成了唱片。當這幾句唱詞初次從78轉唱片放出、在廣播電波中盪開，一海之隔的嘉義新港鄉，林懷民呱呱墜地，還不滿週歲呢。

後來，林懷民已是寫小說的文藝青年。他記得在友朋飲聚的場合，同齡人奚淞每每喝到微醺，便會唱起「如果沒有你」——奚淞生於上海，懂得許多父輩的「靡靡之音」。是白光的歌和張愛玲的小說，讓青年林懷民嗅到了遙遠的老上海，那十里洋場的氣味。

林懷民和奚淞不一樣，他的童年記憶幾乎沒有任何市井流行歌曲的痕跡。受日本教育的母親對於孩子的文化教養已有定見，很早就讓他坐在唱機前面聽古典音樂（想像這畫面：桌上一杯牛奶、一碟餅乾，小林懷民正襟危坐，認真聽著巴哈），他記憶中家裡能聽到最近乎「流行歌」的，最多就是「荒城之月」之類的近代謠曲。至於那些販夫走卒朗朗上口的歌，大抵是進不了林家大門的。

少時既已無緣，及長亦無從關注，對林懷民來說，流行歌曲的世界始終有點兒距離。誠然，他的歷年作品不只一次把庶民歌謠放在關鍵位置：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薪傳》（1978）專程邀恆春老人陳達演唱的「思想起」，還有《我的鄉愁，我的歌》（1986）那些母語吟唱的經典老歌：「無緣」、「黃昏的故鄉」、「煙酒歌」、「孤女的願望」、「一隻鳥仔啼啾啾」…（民謠歌手陳明章說過《我的鄉愁，我的歌》原聲帶專輯是他至關重要的啟蒙）。

甚至早在1977年，雲門便曾籌辦民歌手吳楚楚的第一次個人演唱會…，但是我們很明白，這些事件都扛著沉甸甸的「文化使命」，和當時風行市面的「主旋律」、那些「流行金曲」，並不是同一回事。

誰都沒想到，林懷民會在2011年創作一齣幾乎全部由「流行K歌金曲」鋪陳的舞作，而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不是偉大的舞，而是好看的舞」——這一切要從十幾面鏡子和一盆洗澡水說起。

《如果沒有你》舞台上的鏡子，來自雲門前作《花語》（2008）。林懷民很喜歡那些鏡子，公演結束仍念念不忘，總想找個辦法讓它們「回收再利用」。想了很久，始終沒有頭緒。一天晚上，他洗澡的時候自顧自哼起了「如果沒有你」，這段深藏在記憶中的旋律，哼著哼著，愈來愈佩服當年那些人竟能寫出、唱出這樣厲害的歌，如此簡潔的旋律、直接的情感，竟頂住了六十多年的滄海桑田。然後他靈光乍現：不如，乾脆編一齣舞，全都用最好聽、而且是大家最熟悉的流行歌來搭配吧。於是那些鏡子也有了著落——在這齣新作，鏡子不必是隱喻，鏡子就是鏡子。林懷民打算讓大家輕輕鬆鬆、開開心心看一齣漂漂亮亮的舞——他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作品。

以「如果沒有你」這首六十多年前的上海老歌作「引子」，這齣舞的「重頭戲」，其實是近年佔領華人世界卡拉OK排行榜的那些台灣流行歌。大致與雲門創團、茁壯的時代相當，從1970年代中葉到二十世紀末，是台灣流行音樂「爆炸性成長」的黃金年代。台灣產製的流行歌曲橫掃華人世界，台北成為中文流行音樂的「首都」，取代了戰前的上海、戰後的香港。並不誇張地說，它改變了兩三代人的文化生活，創造了十數億人的集體記憶。台灣流行歌曲擴散之廣、滲透之深，堪稱這片島嶼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文化輸出」。

《如果沒有你》從白光跳到鳳飛飛、蔡琴、羅大佑、蘇芮、順子、黃小琥、張學友、阿妹、任賢齊、王力宏、伍



柯宛均 林佳良 演出《如果沒有你》攝影 劉振祥

佰、張震嶽、周杰倫、陳綺貞、盧廣仲…，從1970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從實力派偶像到獨立搖滾，林懷民說：這齣舞就是他向流行音樂致敬的作品。想想這些歌紅了那麼些年，寄託了多少人的苦悶和夢想！

林懷民為了這部作品「惡補」，一口氣聽了三四十年份的流行歌：「幾百首聽下來，真的會發瘋！這些歌原本不是讓你這樣一口氣聽的！」那些纏綿悱惻的情節，那些濃妝重彩的辭句，那些時而甜膩、時而淒楚的歌唱…。這一回，雲門是真的暫別了那個林懷民戲稱「黑白兮兮、美學兮兮」的世界。且看這是雲門1973年創團以來，破天荒第一次讓舞者戴上假睫毛跳舞！這是以前絕對不會發生的事。他讓舞者穿上華麗的衣服，務求「音樂迷人，舞者也迷人」。林懷民說：雲門舞者「從來沒有這樣的相貌」——這句話說的當然不僅僅是假睫毛。

打從排練之初，參與《如果沒有你》的舞者就展現了前所未有的積極：這些歌，年輕人可比林老師聽得更熟。舞者主動貢獻了編舞的想法，甚至搶著要跳自己最喜歡的那首歌。許多舞者的構想，都成了林懷民剪裁、塑型的材料。排練場上素來嚴厲的「老林」，這次決定「放開」舞

者，讓她們盡量發揮。結果他發現這些舞者「從來沒有這麼愛練舞」。編舞初期，林懷民考慮要刪掉某首歌，竟有舞者難過得掉眼淚…。

我和你相守相依 真愛生死不移
穿過悲和喜 跨過天和地 我和你永不分離
千千萬萬世紀 無邊無際 愛是永恆 因為愛是你…
或許命運的籤 只讓我們遇見
只讓我們相戀這一季的秋天
飄落後才發現 這幸福的碎片 要我怎麼撿…

這些歌翻來覆去的主題，無非愛情，而且往往情感濃烈、意象綿密。一眼掃過歌名，種種纏綿悱惻，已經叫你喘不過氣；如果沒有你是否恰似你的溫柔不只是朋友煞到你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不再想念狂戀戀曲愛是永恆愛或不愛愛欲浮世繪——伍佰唱得好：「作水災啦作水災啦，我的感情大風颶！」林懷民聽遍幾百首歷年流行歌亦不禁嘆服：「愛情」兩字，竟可唱出這麼多花樣！

然而，這些高密度的、濃重的情緒，不能和舞蹈太「貼」，它們必須拉開一段「若即若離」的距離。林懷民說：在這齣作品裡「舞不能跟著音樂走，不然舞者就不見了，大家唱卡拉OK就好。」況且，雲門整個根植於東方傳統的肢體訓練，都已經「內化」在每位舞者的身體。就算硬要他們把《如果沒有你》跳成歌廳秀場，或者芭蕾舞爵士舞，恐怕也跳不像了。

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罵 只怪我當時沒有把你留下
對著你把心來挖 讓你看上一個明白
看我心裡可有他…

多少次的寂寞掙扎在心頭 只為挽回我將遠去的腳步
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淚水 只是為了告訴我自己我不在乎…

你誤闖了我無知的狂戀 我用寂寞懲罰我的午夜
請讓我延續所有的思念 所有的思念…

流行歌曲的「任務」，原本就是要在最短的時間以最簡單的語言撩撥起最熱烈的情感。林懷民說：「歌詞三五個字就講很多，舞者的動作卻是抽象的。」若試圖以舞蹈追趕歌詞情節，勢必力不從心。他對舞者耳提面命：音樂「抵死不能聽熟」。天天戴著耳機聽得滾瓜爛熟，囿於其中，反而跳不好。「得先跳脫它，再回到它，纔能若即若離，讓動作和音樂對話。」音樂一定要用舞蹈去「破」，不能「跟」，尤其在歌曲那樣好聽、音樂那樣流暢的時候，舞蹈更必須提供「節奏的骨頭」，不能被歌曲給拉走、馴順了。

於是我們遂能經過這一場場舞蹈與歌曲的「對話」，「重新發現」那些原本爛熟於心的旋律與唱詞。這齣舞，或也不妨視為一具把這些意象與情感打散、重組的容器。

「它什麼都不是，這裡沒有值得分析的。」林懷民這樣形容《如果沒有你》：「它不是我長期聽流行音樂下來的結果，而是這個舞，替我打開了流行音樂的門。」他說：「這是一個『放假』之作。我後來覺得，讓雲門的觀眾來個break也不錯。破一破雲門的套路，成敗都不要緊。」

誰知道呢——往往最精采、最傑出的靈感，都是在放假的時候冒出來的。





向生命投降——訪白光

蔣勳 美學家

編者按

一首動人的流行歌，常常成為萬千聽眾心靈的寄託，演唱的歌星也往往成為時代的象徵。

《如果沒有你》選用的歌曲與歌星多為觀眾耳熟能詳。其中，三十年代風靡上海的白光，是年輕朋友比較不熟悉的一位歌壇巨星，我們特別轉載1978年蔣勳先生發表於《雄獅美術》月刊的專訪，以饗觀眾。

一、紙醉金迷

白光要到台灣來。消息一傳出，便騷動了這小島上繁榮而寂寞的幾個城市。

到達的那天，從電視上看到機場層層的人群，便知道這個女人仍然十分地被人愛戀與懷念著。

女記者跟前跟後，彷彿有點疑惑地看著這個女人——年邁了、發胖了，然而那樣俗艷地濃粧著——是以什麼東西吸引著這樣多的人，在她的身上寄託著無限的安慰與滿足呢！

穿假皮長馬靴、嚼口香糖，偶爾發狂似地愛起三毛的小說或楊弦的「鄉愁四韻」的年輕女記者，與近代中國熱烈而慘痛的歷史血緣斷得乾乾淨淨了，怕是連什麼是「鄉愁」也弄不清楚，就無論如何無法懂得白光出現於我們社會所引起的騷動隱藏著怎樣辛酸復可笑的一些記憶吧？！

據說：白光第一天在高雄登台，一唱出「秋夜」的第一句：「我愛夜」，全場五百人為之淚下。我與黃春明談起這件事，這個看來似頑童般諧謔，其實透達人情的作家無限感慨地說：「彷彿是這首歌，才讓他們知道日子已經過了三十年了。」

著一身閃亮紅綠的大花旗袍，鬢邊簪一朵血紅碗大花朵，顫搖著寸把長的鑽石耳墜子，笑吟吟地低唱著三十年前流行於大上海的歌：「眼波流、半帶羞，花樣的妖艷，柳樣的柔……紅的燈、綠的酒，紙醉金迷多優悠……」

挾大上海淪亡前的一夜繁華來逼視今天台北的紙醉金迷，是很可以放恣而大膽的吧？！使人想起白先勇小說中的金大班潑辣地罵道：「娘個疼彩，上海百樂門的廁所怕不也比你這五月花的舞池大……」白光便以這樣的姿態騷

動了這小島上繁華而寂寞的幾個城市了。

於是，我懷著許多種不同的好奇理由去走訪了這個女人。

二、上海

早上剛剛睡起的白光，看起來還有點倦累，但仍精神奕奕地和我握手，把我讓進她的房間。

我坐定了，她便忙著把丟散在床上沙發上的衣物收拾起來，一面解釋著說：「昨天晚上有人請客，一個女朋友喝醉了，大哭大鬧，弄得一桌子都不開心，我就把她接到我這兒，讓她任意哭。我一夜也沒好睡……」

沒有化粧的白光，是一個五十上下的婦人，沒有什麼特別，但是，當她敘述著事情時，喜歡用睜大的、黑而發亮的眼睛向你強調她的或興奮、或悲哀、或無可奈何……，便在她平淡的臉上顯出了年輕的、甚至孩子氣的光彩。

她在洗手間一面嘩啦啦地開著水龍頭不知做什麼，一面仍然跟我敘述著她這個喝醉酒的女朋友滄桑的種種，彷彿一個孩子無限憐惜、無限惋嘆一件心愛的，然而被弄壞了的東西。

過了一會兒，她端了熱茶給我，一面神秘地說：「圓山飯店房間不許燒熱水，我偷偷用電壺燒的。」她向我眨眨眼睛，然後又飛快地把電壺藏好。

她終於忙完了，坐在我的對面，把粉紅色灑碎花的睡袍下擺攏緊。看我打開了筆記本，她有些緊張似地，做出正經的樣子說：「你要談些什麼？」

「我想知道一點三十年代電影的情況，特別是上海，那



是您最走紅的時間，您一定很懷念上海…」

「懷念？」她又睜大了黑而發亮的眼睛，這一次強調的似乎是一種憤怒，她說：「上海是中國的一條大血管，洋鬼子把針插在這裏吸血…」她把手腕靜脈的地方露出來，做出一個抽血的動作，然後生氣似地在沙發扶手上拍：「我會懷念上海？」她彷彿有點嗔怪地向我指一指：「你們太年輕了，你們真是不知道那個時候的中國…」

我忽然覺得面對的不是一個明星，而是一個人，一個中國人，和每一個有過慘痛而熱烈生活的近代中國人一樣的一個中國女人吧？！

三、卡邱莎

「中國，」她說，彷彿很勉強地去回想一件不愉快的經驗：

「我一九三八年日本讀完書回中國，回到我的家鄉北平。我每天可以看到幾十個、上百的人死掉、餓死、病死、給日本人打死…。我覺得人真是輕賤，我就向生命投降了。我決定一生不要有孩子，多一個孩子，無非使這個世界上多一個不幸的生命罷了！」

我拚命賺錢，用各種方法賺錢，用錢去養活這些不幸被生下來的人。我出生的那個旗人家庭，民國革命以後，就剩下一批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貴族』，都要我養。我想：既然不幸被生下來了，就應該讓他們好好活下去，應該吃飽、穿暖，不被欺負，不受壓迫…」

「你覺得做到了嗎？」我問。

「不知道。」她遲疑了一下，「我只是盡力去做。許多人笑我傻，不懂得為自己打算，到頭來在香港平民區住一個簡陋的公寓。真慘哪！白光！」她笑起來，半嘲弄半感傷地說：「有什麼關係呢？如果已經向生命投降了，剩下來的是怎麼過都是一樣了。」

「大概還是不一樣吧？」我說。

她不懂地看著我。

「你還希望每個人吃飽、穿暖，」我說，「你希望他們不被欺負、不受壓迫，你這樣希望，你並且盡力去做，這就不只是向生命投降吧？」

「我不知道！」她木然地說：「人生下來就沒什麼好開心的。」

我想打斷這種談話，就試著換了一個話題，我說：「拍過那麼多電影，有沒有自己最喜歡的？」

「蕩婦心。」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是托爾斯泰『復活』改編的？」我問。

「嗯。一九四七年拍的。那時候跟日本人的仗剛打完。」

我看到她倚靠在沙發上的肩膀異常寬闊，下顎的骨骼強韌而有力，使我聯想到「復活」中的那個女人卡邱莎——一個農奴的女兒，被貴族的少主人強姦，然後被無數男人拋棄，終於淪為娼妓，在一次命案中被誣陷，流放於西伯利亞。一個被托爾斯泰形容為「有寬厚胸脯」的女人，被命運糟蹋、作賤，却在流放的途中能愛人、照顧人的那樣的女人。

四、哥哥

「向生命投降了，還相信『蕩婦心』所傳達的理想嗎？」我說。

「理想？」她笑起來，笑得彷彿是邪惡、彷彿是嘲笑、彷彿是鄙薄，又彷彿是莫可奈何：「我是沒有理想的嘍！你知道江青，就是毛澤東的那個太太…」她忽然興奮了起來：「那時候她在影劇界，她批評我，說我不積極、不進步，我就笑著說：是的，我白光行屍走肉，我放浪形骸，我墮落，哈哈…」她假笑著，說：「他媽的！我知道我比他們愛人，有人生病，有人餓，我給他們錢，讓他們活下去。她江青進步？為人民？呸！」她極其潑辣的朝地上吐了一下。

我等她憤怒的情緒平緩下去。她繼續說：

「我是沒有理想了！」

在去日本以前，我和我的哥哥在學校，搞劇運、討論國事，那時候我們有理想。我們相信有好多好法子可以救中國，我們相信我們可以把那個貧窮、愚昧、黑暗，到處是官僚、疾病、戰爭、自私殘酷…的中國帶到光明的路上去…。

我哥哥現在還在大陸。在我向生命投降以後，他還堅持他的理想，他過很苦的日子，他跑到農村去…」

她停了一會兒，指指我的茶，要我喝，又接著說：

「一九四九年，我到了香港，我哥哥在大陸，他很興奮，每一封信都談著新的中國的希望。他覺得他的理想指日可待了。然後…」

她極其慘楚地苦笑著，頻頻搖著頭：

「他懷疑了，他痛苦極了。他寫信來問我：我們的理想真可以實現嗎？好不好笑！一個有理想的人寫信問一個沒有理想的人說：我們的理想真可以實現嗎？」

「你猜我怎麼回答他？」她又向我苦笑了一下，然後說：「我寫信鼓勵他。我說：你的理想正在實現，政府的政策有一天你會懂得的，這都是為人民好的，為中國好的…。我說了一大堆自己完全不相信的話。」她停了一



1993年，白光（左二）與姚莉莉、周曼華、童月娟（從左至右）來台訪問，受到大批影迷歡迎。攝影 王宏光 提供 張夢雅

下，黯然地說：「我要他活下去，我要他保有他的『理想』，我欺騙他，讓他生活在一個假的理想裏，因為——因為，完全沒有理想了又有什麼好！」

五、一個不知名的女人

「你有沒有想過：把自己這些看法跟電影工作接合在一起，用電影來影響社會。」我說。

「我沒有辦法。你知道電影是商業，我沒有力量對抗龐大的商業組織、政治組織。我真是厭恨這一切組織…」這個完全安那其主義的女人忽然看到房裏的電視，她指一指，憎惡地說：「現在是這個東西了，比電影更凶！」

「打不打算寫一點回憶錄之類的東西？」我想應該結束這次訪問了，就轉入這個話題。

「我自己的？」她說：「沒有。我在寫一個朋友的故事。我最好的一個女朋友。她在日本侵華計劃下，從小被訓練成一個情報員，給日本軍閥工作，然後捲入中國抗戰時幾個不同政治組織的鬥爭中，然後，抗日戰爭勝利了，她以戰犯名義被捕，報上大登特登：XXXX被槍斃。可是，她並沒有死，美國人花了六根金條買了一個不知名的女人，拉到刑場上代替她就槍斃掉了。她又繼續被美國人利用作間諜。我最後一次見她是一九四七年，美國人送她去外蒙古，準備做控制外蒙的前鋒。」她停了一下又說：「這就是人，你認識她，你才知道她其實多麼簡單、善良，應該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可是她的一生給幾個政治組織在作賤。現在，不知道她還在不在…」

「好像是川島芳子的故事。」我說。

「就是她，我最要好的一個朋友。」

「她太出名了。」我說：「我倒在想那個不知名的女人，給人用六根金條買了，拉到刑場無聲無息地就槍斃了。她不應該向生命投降，如果生命是這樣子，她應該站起來，用拳頭把這樣的生命砸得粉碎…」

我似乎有點氣起來。白光沒有說什麼。電話鈴響了。

她掛了電話，忙亂地換起衣服，一面對我說：「華視約好今天錄影，我給忘掉了。」

等她打扮好，我們一齊走下圓山飯店的大廳，她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熱忱向每一個人打招呼，逗別人笑。

她偷偷地跟我說：「我快六十了，這樣打扮，出來唱歌，一定有人笑我老妖精。我想：人怎麼活都不開心，能讓別人笑一笑，也蠻好的！」她自嘲地笑了。

等她上了計程車走了，我便沿著山坡下到台北來，看到台北盆地灰色密集的房舍以及穿梭如網的大小街道，不知道這裏兩百萬的人都隱藏著怎樣個人的滄桑呢？竟不自禁地哼起白光的歌來：

「無限的傷痛在心頭，

輕輕一笑忘我憂，…」

本文原刊於《雄獅美術》月刊，1978年5月號，第87期

白光小傳

原名史詠芬，1921年出生於中國北平，自謂「電影開始於一道光投射在銀幕上」而得藝名「白光」。1940至1950年代影歌雙棲走紅藝壇，曾主演《桃李爭春》、《蕩婦心》等20多部電影，銀幕形象潑辣妖媚，並以低沉磁性的嫵媚嗓音，唱紅「如果沒有你」、「等著你回來」、「玫瑰玫瑰我愛你」等歌曲，被稱為中國「一代妖姬」。1999年因直腸癌病逝於吉隆坡，享年79歲。

一通沒人接聽的電話

《家族合唱》創作始末

林懷民 雲門藝術總監

五歲那年，我問母親，我在哪裡出生。「嘉義病院。」嘉義病院我知道，從家裡十分鐘就可以走到。我又問，我出生時怎麼樣？「很乖，每次抱你躲到地下室，都不哭。」為什麼到地下室？「外面亂了，」她說。

六歲那年，我從五斗櫃翻出照相簿，赫然發現母親穿著和服，父親披著黑斗篷站在大學門口，像日本片裡的俳優。母親只說那是在東京拍的。她笑著把照相簿收起來，叫我以後不要亂翻。再看到母親的相簿，是我三十歲以後的事。

隔壁洪先生是遠房堂叔，留學中國，嬌嬌穿著陰丹士林布的旗袍。他們家的相簿另有一番風景。嬌嬌指點照片，告訴我一些奇怪的地名：北海，天橋，頤和園…嬌嬌天天下麵條，也常包餃子。母親愛煎菜脯蛋，有時用黃蘿蔔和肉鬆捲壽司給我們吃。小孩看電影不用票，大家族裡大人多，我常上電影院。父母親帶我看《丹下左膳》、《翠堤春曉》。嬌嬌帶我去看了一部國語片，有個大眼睛姑娘動不動就甩辮子，一直在喊：「爺爺！爺爺！」多年之後，我才發現那是沈從文《邊城》改編的《翠翠》，林黛的成名作。

「外面亂了，」母親說。多年之後，我才發現我出生不久後的那個動亂，便是二二八。

二二八，我模模糊糊知道一點。族裡那位三十歲就哭壞身體，哭白了頭髮的三嬌仔的先生，我的堂叔，就在二二八後無故失蹤。直到去世之前，她始終相信，門開處，他就要回來。夜深後，在我昏睡後又驚醒的迷濛裡，大人壓低聲音，夾著嘆息，談起嘉義驛前的槍決。

對白色恐怖，對二二八，對台灣的認識，我用了很多年，特別是在美國讀書那三年，一點一點慢慢拼組起來。解嚴後，文獻大量問世，我抓到什麼，就讀什麼。

與台灣史料重見天日平行發展的是老照片的出土。

尋常國家，老照片是現今生活的一部分，從明信片到書籍到海報到公共場所的裝飾，無所不在，個人從照片的河流裡找到自己的定位，族群在照片裡歸納出美的典型。

光復後，剛剛打完八年對日戰爭的國民政府，不遺餘力地消除日治時代留在台灣的遺跡，二二八以及隨後的白色恐怖，更使民眾不敢輕舉妄動。光復前的圖像長期由媒體，由社會失蹤。我終於明白，童年時母親要求我不要亂翻照相簿的隱情。

一九九四年，故鄉新港文教基金會發動鄉親搜尋老照片，舉辦「親近新港」攝影展。百張照片見證了十九世紀末到今天的百年庶民史。鄉民扶老攜幼，旅外新港人兼程返鄉，把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地方耆老容光煥發地指點照片，為小輩陳述家族與新港的歷史；彷彿照片公諸於世，他們的青春，他們悲喜交集的生命才有了具體的證據。這次展覽我看得驚心動魄，每份圖像都與我血肉相連。活到四十幾歲，初睹百年圖像，全然新鮮的經驗，不是懷舊，是「新發現」，生命突然有了完整的「記憶」，有了一份強烈而複雜的歸屬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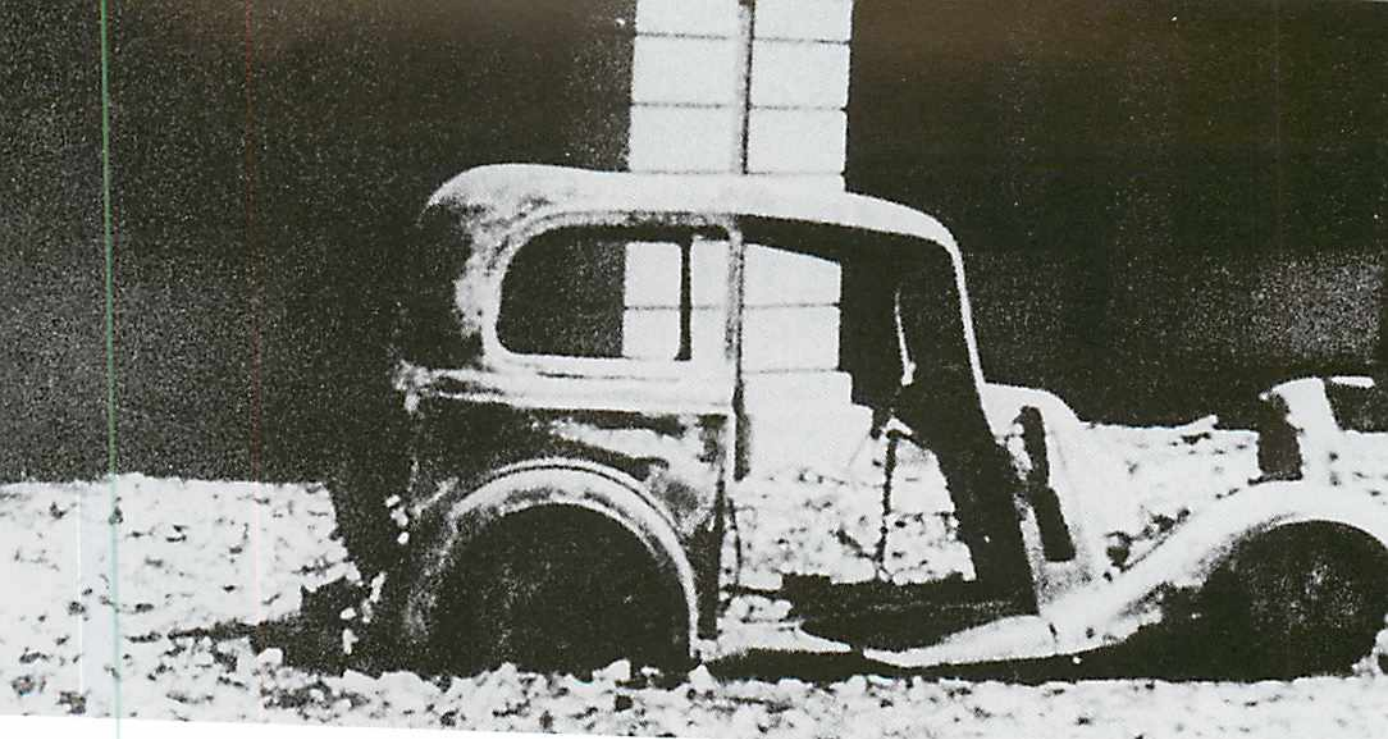
我渴望能把這樣的感動和更多人分享，希望能將老照片用大幅幻燈在舞台上「頂天立地」地呈現。我開始蒐集老照片，同時決定把舞蹈題名《家族合唱》。

蒐集到兩千多張老照片，包容了各個族群在不同時代的留影。長袍馬褂留著辮子的仕紳，在簷前與家人團圓合照。日軍在操場上升起了國旗。大陳撤退。二二八在大稻埕留下一輛殘破的轎車。遊行的學生撐起漫漫似海的蔣中正肖像。水災過後，一個婦人坐在泥濘裡號啕大哭。一家六口合騎一輛摩托車。榮民撩開衣裳亮出愛國口號的刺青。遊行的隊伍中一幅毛筆大字的「獨」…

每個時代都有天真的嬰兒，有嬌柔的青春，有人結婚，有人去世。所有的臉龐都有一份素樸耿直的神情——直到八〇年代。

朋友給我一部完整的家族相簿，年代最早的一張是在酒泉的結婚照。在台灣他們為孩子的週歲點起一根蠟燭，他們送孩子上幼稚園，送孩子到車站坐火車入伍當兵…他們逐漸衰老——他們的相簿流到舊書攤！

眾多照片裡，最讓我著迷低迴的是一些年輕的容顏，



二二八事件被焚毀的車禍

眉宇之際閃著英氣，嘴角有一絲堅持。林茂生，陳忻，陳澄波，潘木枝，阮朝日，郭琇琮……青春圖像竟是最後的遺照。午夜端詳這些肖像，我渴望和他們交談。而那渴望，就像一通沒人接聽的電話，無止盡地響在深夜的大海上。

「因為外面亂了。」經過將近四十年的歲月，像剝去層層筍皮，終於，我面對了一項事實：代表嘉義市民到水上機場和國軍協商而被逮捕的畫家陳澄波等前輩，也許就在我躲到病院地下室的時候，在嘉義火車站前慘遭槍決。每思及此，我悚然驚動，甚至無由地歉疚起來。

我重新閱讀台灣近代史料，在台北，在雲門海外巡演的劇院，旅館和飛機上尋思《家族合唱》何去何從，面對代表百年歷史的照片，我到底要說什麼？

台灣是個女人。從荷蘭殖民到明鄭，滿清，日治，到國民政府遷台，台灣人民從未有發言權，只像是被送作堆的舊時代弱女子，悲情而無奈。

台灣近代史裡，充滿了堅持的女性。丈夫滿腔熱血或無妄地消失後，女人嚥下苦楚，勉力持家養大孩子，同時活下來，在新的時代裡，宣述了教科書與媒體不曾記載的台灣歷史。

女性的獨舞成為《家族合唱》的重要特色。然後我在一堆動作材料裡摸索，無法決定所有動作的溫度與調性。《薪傳》十九年之後的台灣，使我無法再以沸騰的熱力來擁抱歷史。白曉燕事件給了我重大的刺激。白冰冰住家前面，擠滿販賣香腸的攤販和販賣新聞的媒體。是的，我們急躁，不安，而且冷漠面對悲劇；面對歷史，我們冷漠，因此健忘。是的，我也是那賣香腸，或那買了香腸冷心冷眼看熱鬧的「路人」。我嚥下對世界和自己的厭惡，讓雲門舞者不苟言笑地起舞。

編作斷斷續續在八里和歐洲的城市進行，在我完全瞭然之前，排練場裏安靜靜躺下一個又一個人體，我請舞者用

粉筆在地下勾出那倒下的輪廓，彷彿宣告那裡曾有一個生命存在。然而幾段舞後，舞者的腳步拭去了那些白線的輪廓。我為此驚悚。這些逝者就這樣被時代的腳步抹去，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裡消失。

在毫無預設，完全出乎自己想像的狀況下，《家族合唱》自己發展開來，成為一闕傷逝悼亡的輓歌。

雲門也邀約專人進行田野調查，訪問了原住民、閩南客家、大陸各省，諸多不同性別、不同族群、不同世代人士。這些口述錄音涉及生活、歷史，更重要的，話匣打開後，受訪人一再提起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悲情歲月解嚴了，過去不能說，不敢說的心事，通通攤到陽光下這些不同口音的見證，成為《家族合唱》主要的「聽覺風景」。

《家族合唱》打開歷史的黑盒子，以「洗滌」做為舞作進行的主軸。洗臉、刷牙、洗頭、洗澡等日常生活動作變幻成令人目不暇接的舞蹈語彙。舞到終極，真水上場，舞者就著臉盆洗臉，淨身。舞獅、乩童、神轎、拜廟、炒王船，這些色彩艷麗的傳統祭儀穿插出現。舞至終結，數十盞水燈，靜靜地流過舞台……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日，《家族合唱》在台北首演，雲門舞者在歷史影像與聲音裡起舞。我們以近於舞台鏡框大小的面積，呈現數百張老照片。我希望這些影像的組合，能夠給觀眾帶來我曾從老照片感受到的震撼與滿足。照片裡的人物絕大部分辭世已久，有飽受改朝換代之苦的在地人，也有避秦南來，埋骨台灣的第一代移民；是這些族群的組合，才完整構成這塊土地上的「台灣人」。逝者的容貌重新在眾人面前出現時，應該也是一份莊嚴的存在吧。

把尊嚴還給逝者，我們才能擁有尊嚴，而不再自暴自棄。真誠面對了傷痛，我們才能比較健康的期許未來吧。

合唱繼續進行

林懷民 雲門藝術總監

《家族合唱》是針對台灣人傾訴的台灣故事。我從未想過，它會跟雲門其他的作品一樣出國演出。然而，首演後，耶路撒冷和維也納的邀約就來了。

這使我很頭痛。外國人不詳知台灣的歷史，聽不懂舞中各種方言的口白，甚至不知台灣在哪裡。如何讓人瞭解？我不曉得奧國人是否渴望被瞭解。可是，台灣必須被人瞭解！

大家，包括耶路撒冷藝術節總監，都覺得幻燈字幕會使觀眾目不暇接。對策很快出來：英譯口白。於是我們驚動十幾位長輩和朋友，依年齡性別身分口音「對號入座」，精心錄製英語口白。

一九九八年五月，坐在耶路撒冷劇場裡，儘管觀眾全神投入，我坐立難安。一切清晰明白，一場場英語「合唱」對我遙遠而陌生的。心冷。我從未對自己的作品如此懊惱。

那年七月，輪到維也納舞蹈節，我猶豫再三，狠了心，決定以鄉音演出。正如雲門製作經理王孟超說的：「義大利歌劇從未譯成中文，我們還不是照聽不誤！」

首演那天，維也納遭逢百年酷暑，三十八度。華麗的巴洛克式人民劇場沒有冷氣，戲未開演，仕女們的化妝已然漫漶，放眼看去，全場翻飛著搗風的節目單。火上加炭的是，劇場燈光人員按錯電腦鍵，所有程式剎那消失，演出延遲開始，熱氣氤氳，觀眾一再鼓噪催幕。

四十分鐘後，奇蹟發生，程式重現。隨著演出的進行，翻飛的紙片逐漸沉落，觀眾陷入死寂，間或傳出嘆息與啜泣，劇終時全體霍地跳起來，給謝幕的舞者二十分鐘熱烈歡呼。盛大的酒會裡，藝術節以水果拼盤擺出台灣島形。觀眾走過來擁抱我和舞者：「我們也有類似的歷史。」兩小時後，離開劇場，還有觀眾等在門口向我們道謝。

那夜，我在旅館的房間裡一個人幹掉兩瓶紅酒，大哭大叫。好像一直在漫漫大海苦游，終於意外抵達一個渴望已久的岸頭。我終於領悟到：

有了自信，才能有尊嚴。被尊重比被瞭解還重要。

二〇〇〇年十月，柏林藝術節。藝術總監酷愛《家族合唱》。她說，柏林是個充滿歷史滄桑的城市，但是大戰過了這麼久，圍牆也拆除十年，始終沒有作品面對歷史，在這一點，台灣走在柏林前面。《家族合唱》必須到柏林。

但是，藝術總監舉棋不定：柏林之所以沒有這類作品，當然是因為很多人迴避過去；《家族合唱》上演，她一定「千夫所指」；還是換別的節目來吧。最後，她鐵了心，要定了這個節目，否則，「對不起良心。」

《家族合唱》接續彼得·布魯克的新作《衣服》，在柏林席勒劇院登場。席勒劇院是二、三十年代，以及戰後柏林「孤島」期間的戲劇重鎮，出過很多名導演，名演員，演過很多批判性的作品。走進素樸美麗的劇院，依稀聽得到前人的語音在帳幕樓座中迴盪。我忽然想起一九七五年雲門香港首演的利舞台。那是梅蘭芳首度赴港演出的劇院。

也許早已清楚作品的性質，柏林觀眾很嚴肅。開演前幾分鐘，場燈未熄，便一片肅然。在按快門的喀嚓聲中，一張張家族合照由過去顯影重生，劇場便凝為一塊固體。一百分鐘的演出只似瞬間。觀眾的掌聲專注有力，再接再厲，使謝幕的人眼濕。

演出後「會見藝術家」的活動，每場有一百多名觀眾留下來，問起台灣的過去與現在，問劇中「燒王船」，「放水燈」儀式的緣由。每場談話都到十一點半以後，主持人再三宣告結束，才不得不結束。

柏林觀眾不只要知道更多的事，也討論舞蹈結構，讚美舞者的生猛動作與全神投入的精神，感歎舞者呼吸聲在舞蹈行進間累積了能量，而成為另一種層次的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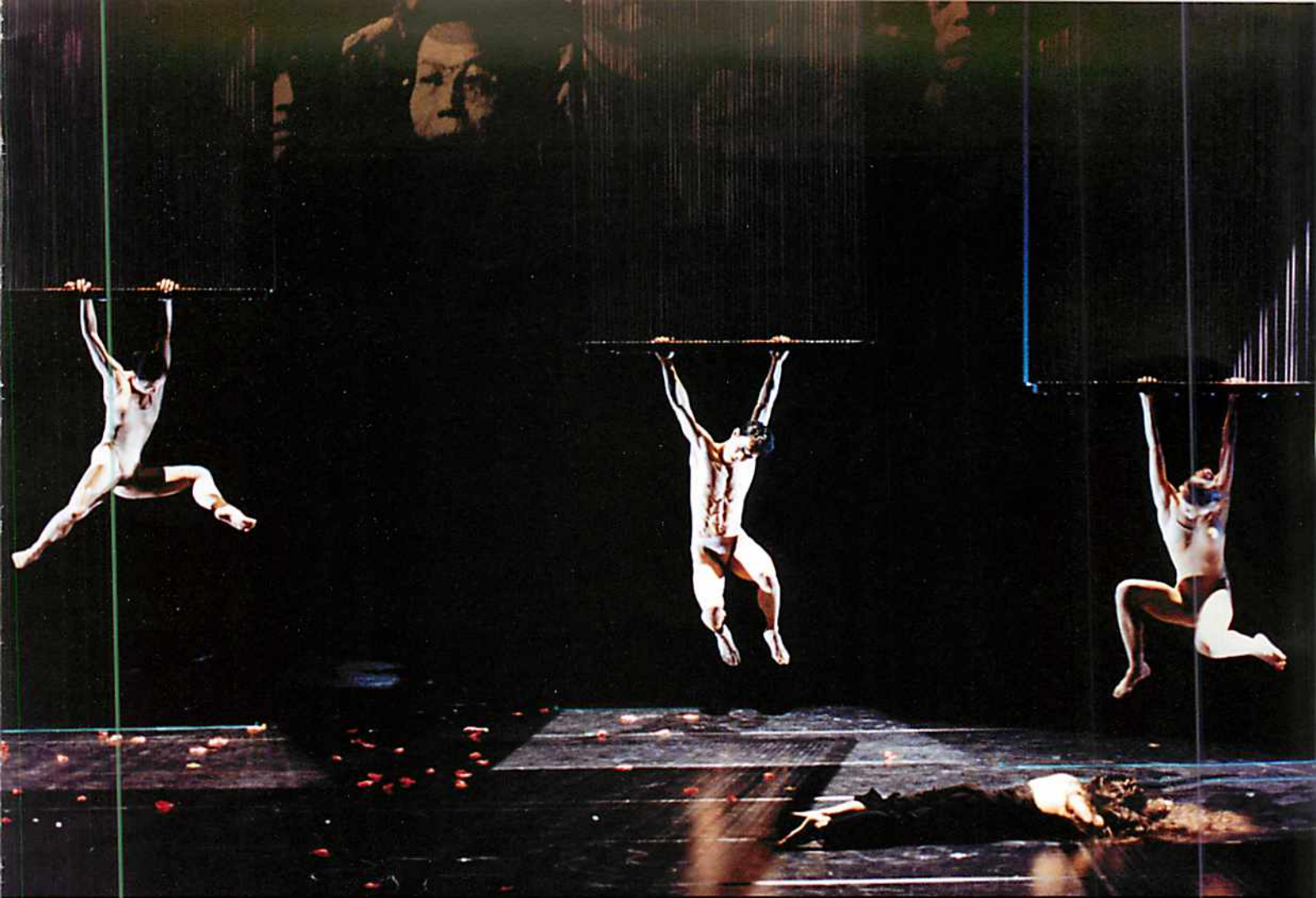
國際芭蕾雜誌前任主編說，《家族合唱》中舞者堅持不懈的抗爭精神，令人異常感動。

我回答他：「台灣人只能堅持，抗爭。因為我們別無退路。」

一次次的海外演出，讓我覺察到《家族合唱》不只是台灣的故事。在緬甸，柬埔寨，中南美，非洲……

猶太人的「家族合唱」早已家喻戶曉，而效法《舊約》中的大衛，向巨人丟石頭的巴勒斯坦青年，如果有機會，又將述說何種的「家族合唱」？

《家族合唱》是我不得不編，卻又害怕去看的一齣作品。然而，不管是否賣座，我希望每隔三、五年就再演一遍，直到觀眾和我都不再害怕，沉澱了悲情，能夠凝眸面對這段歲月。



上：《家族合唱》重新面對228、白色恐怖的歷史傷痛。 下：王蕾媚演出《家族合唱》 攝影 劉韻祥

不能燒毀的經典

《家族合唱》的影像重建

陳品秀 雲門文獻室主任

燒毀

2008年2月11日，大年初五，春節年假最後一天。凌晨兩點半，雲門八里排練場大火。

消防隊接到通報，台北縣14支分隊175位消防隊人員、42輛救火車及時趕到，迅速控制災情。一場疑似電線走火引起的火災，燒毀了雲門在八里鄉的大排練場。

這場意外使得雲門兩百坪的大排練場完全焚毀。所有音響、鋼琴、燈光器材，以及歷年的音樂資料、設計製作圖件、舞作道具，《水月》與《風·影》的服裝，全部在火中湮滅。文化智慧財產的損失無法估計。

當我從桃園趕往八里，已經是上午八點。現場一片焦黑，火場仍有餘燼，到處是燒融彎曲的鋼條、扎人的鐵片，隨時會有瓦礫砸落。儘管心裡焦急著想知道是否還有倖存的文獻，但基於安全考量，消防人員不讓我們進入。

唯獨裝著《九歌》面具的特製木箱，不堪高熱，在火災中彈炸開來，雲中君、湘夫人、大司命、小司命無言散了一地。面具的造型仍舊完好，只是煙熏過的面容有著說不出來的憔悴…

2月14日，火災三日後，終於「獲准」進入火場清查殘存文獻。在雲門技術同仁的陪同下，文獻室四個坐慣辦公室的女生，戴上口罩，掩住塑膠燒融刺鼻的毒味，頂著安全帽，穿著厚雨鞋，踩過消防水噴灑過的泥濘，走進鐵皮焦黑的火場檢視。

災後殘垣被認定是有危公眾安全的地方，必須在一個月內限時拆除。我們的時間不多。但搶救文獻的行動既要快，又不能太粗魯，必須一寸寸的探索，深怕翻動灰燼的時候，對倖存的文獻造成二度傷害。

我們蓬頭垢面，拖著塑膠籃在廢墟中四處搜尋，每拾滿一籃，就拖到火場外的空地細細檢視。外人看來真跟揀破爛的沒兩樣，殊不知籃子裡頭裝的，都是台灣文化藝術的結晶。



火災倖存的照片泡水擦拭後，克難地掛在舞蹈把杆上陰乾。

已逝台灣雕塑大師楊英風為《白蛇傳》（1975）所設計的道具，蛇窩，跟著雲門演遍歐美，藤製的道具已被烈火燒成灰炭。台灣歌謠國寶陳達為《薪傳》（1978）唱錄的〈思想起〉原始盤帶，也已燒融、扭曲。再也回不來。

同樣讓人不捨的，是《家族合唱》的老照片——那些費心從各地搜羅的兩千多張台灣百年老照片，述說著清末、日據時代，直至今天台灣人的形象和記憶。

其中一張照片：站在金門炮戰廢墟前的一位老婦人，深鎖著眉頭，攤著兩手，似乎在問老天爺為什麼給她這樣的災厄？是否又一次，連凝住她時空的這張照片，也逃不過火舌的吞噬？

搶救文獻的那一個多月，連鼻孔都是黑的，睡著了都還聞得到焦味。搶救的結果，失望的成分居多，每日清理那些回天乏術的文獻，心頭更加沉重…

重生

2月26日，傳來難得的好消息：《家族合唱》的照片還

在！被壓在鐵櫃深處的照片、幻燈片，雖然檔案夾燒融了、照片也浸水燻黑了，但還有救！

經歷水火無情的文獻，浸濕軟爛、燒融沾黏、煙燻灰化、變形變色、破損殘缺，什麼症狀都有。雖然在文獻領域工作多年，但這樣的情形卻是第一次碰到，就像醫學系新生，硬著頭皮趕鴨子上架，其實什麼都不懂，無助而惶恐。

找到《家族》的照片，趕緊請教了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所長王嵩山，和雲門合作多年的攝影師劉振祥，透過他們的電話隔空指導，施行「急救」的步驟。我們把照片搬出來，一張張泡水洗澡、分離沾黏，再一張張小心擦拭乾淨，夾上晒衣架，克難地掛在舞蹈把杆上，陰乾。

1997年《家族合唱》首演時，負責搜集整理家族照片的林家駒，立刻放下手頭上千頭萬緒仍待整理的舞台技術資料，加入照片「看護」的行列。白天，他比對火場殘存的技術文件，翻攪十年前的記憶，一張張辨認照片，重新編號。傍晚和清晨，就見他時不時拿著紅色大同吹風機，對著四、五排把杆的照片來回吹拂。八里山區的濕氣重，照片乾不了，影像會褪得更厲害。

3月8日，火場廢墟在怪手的剷除下清得一乾二淨，包括那些壓在鋼樑底下我們無力勘查的文獻。而滿滿一貨車的文獻「病患」，「轉院」雲門復北辦公室進行修復。

這批家族照片文獻經盤點編號，依內容主題分成39類，共起出演出用的700多張切割畫面的幻燈片，和1700多張

紙本照片。我們將演出使用的幻燈，拆下白色外蓋，清除餘灰，用攝影用的空氣球吹掉幻燈片上的灰塵，再重新蓋上。紙本的照片經過掃描，儲存成數位電子圖檔，再一張張修補破損、調色。

歷經三個月的工夫，這批劫後餘生的老照片幾乎完全恢復受災之前的狀態。結束這項工作時，悲欣交集，眼淚又一次流下。然而，這卻還只是《家族》影像重建的第一個步驟而已。

再現

林懷民決定，一連三年重建《白蛇傳》（2010）、《家族合唱》（2011）、《九歌》（2012）。

《家族合唱》的舞台由美國劇場設計界大師李名覺設計。他很清楚知道，這舞劇不能成為歷史照片展。他運用幾組前後參差、深淺不同的狹長灰色網板，解構既定畫面；層層疊疊灰、黑的紗幕，將平面的照片變為三次元的空間。

當年台灣劇場設計偏重舞台設計，缺乏影像工程設計人才，為了完成複雜的投影，雲門邀請了美國幻燈設計師依蓮·麥卡錫擔任幻燈設計。她從兩千多張照片挑選出來的畫面，有時在舞台上安靜地淡入淡出，像一條時間的長河；又有時突然顯現，讓人驚動。

2008年八里排練場大火，軟硬體損失無法估計。



《家族》的影像畫面是在12公尺寬，7公尺高的「天幕」，以及下方同樣長達7公尺的「長條門洞」上的投影所構成。由於當時的投影機的亮度不夠強，只能短距離投影，為了涵蓋這樣巨幅的畫面，讓整體投影達到足夠的亮度和清晰度，需要多台投影機一起運作，協力完成：

「天幕」切割成6大塊，每一塊由3台投影機來執行影像投影的畫面；下方的「長條門洞」切成4塊，由12台投影機來執行。總計動用30台的幻燈機，透過運算控制器連線，精確執行1100多個畫面變化。

火災過後，《家族》的舞蹈仍有錄影可以重新排練，但影片看不清楚交替的投影細節；而整套投影設備也已燒毀，複雜的電腦程式和數據都不在，投影的重建該如何開始？

這個看似頭痛的難題，卻由今年負責家族幻燈重建的設計師，雲門技術總監李琬玲，輕鬆地回答了：

「投影的技術和設備從1997年到現在的14年間，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現在只要一台強力的液晶投影機，就足以覆蓋整片投影幕，且亮度和清晰度都優於從前。只要將照片按出現的節奏輸入控制軟體，就可以直接用一台手提電腦，讓投影機連線演出！」

正慶幸著硬體與技術都解決了，李琬玲卻又拋出一個費神的難題：「但投影再現最重要的是畫面的佈局與節奏！」

2011年4月，距離《家族》重建演出前八個月。李琬玲把照片檔案輸入電腦，在排練場安裝相同比例的投影畫面，對照舞者排練的錄影，和林懷民一起，一一審視、檢討。做不完的，又帶到林懷民家中討論。夜又一夜，兩個人斟酌著這些照片該如何在舞台上呈現，跟藏在細節裡的魔鬼奮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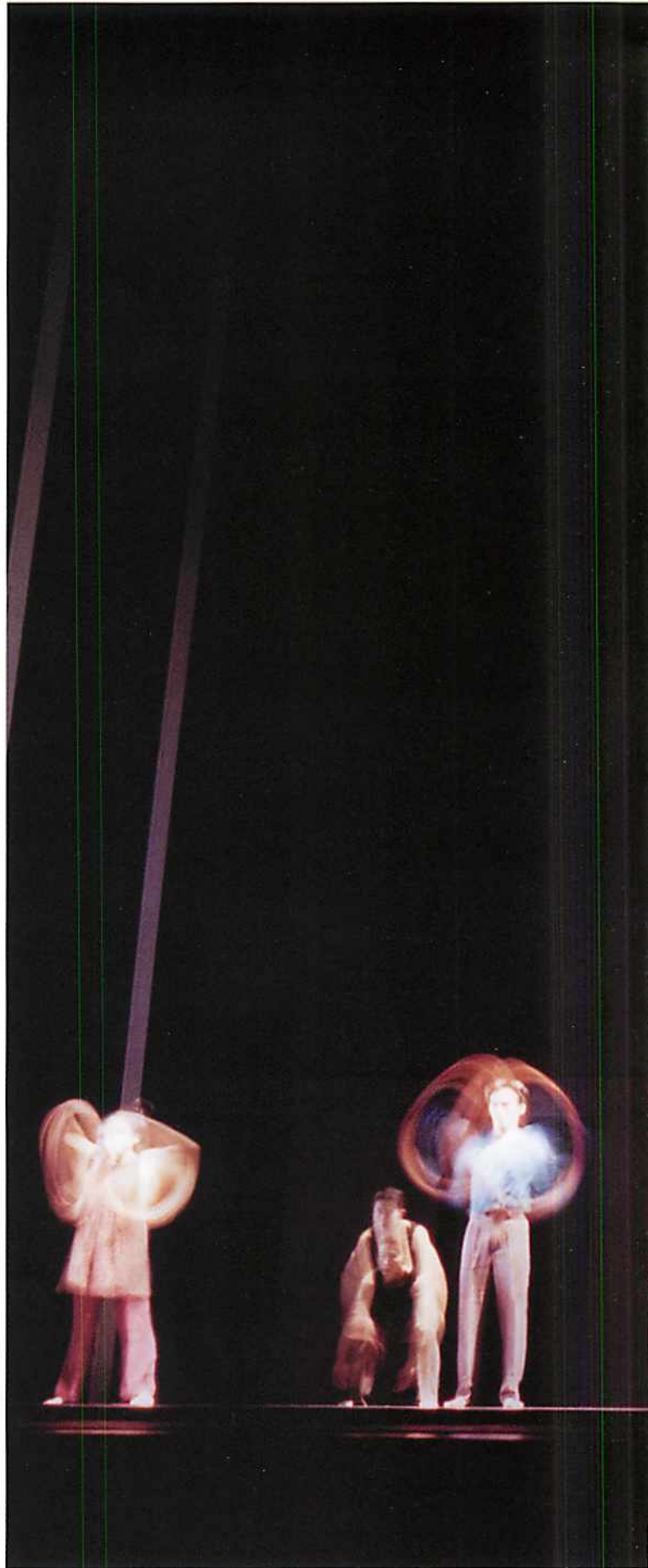
這張照片要用幾秒淡入、幾秒淡出？什麼樣的「過渡」才是對的節奏？這張該佔據多少畫面？它跟另一張照片要如何切割組合？怎麼樣的重組排序，才能讓前後畫面產生最佳的對比效果？它該在什麼時候出現，才能跟舞蹈有最好的對話？這張照片要停留多久？它跟音樂的關係是什麼？

林懷民說：「影像的存在，必須安靜而沉緩，不打擾舞蹈節奏。」這一張張照片的出現、切割、重疊和消失，每一個「動作」的節奏，都經過不斷的推敲、斟酌，才能將「感覺到」的意象，化為最後舞台上「被看到」的實體。

2011年12月，經過這幾番周折，家族的影像重建即將完成。

那張金門戰火下的老婦人回來了。

那群拎著汽球、開心嘻笑的小女孩，也回到《家族》的舞台上。



還有穿著和服的台灣人、國慶閱兵的女學生，還有為無殼蝸牛臥地抗議的民眾…

都回來了。

傷痛與驚恐，惟有透過一次次的抒發才能獲得舒緩和安慰。雖然林懷民說他編作《家族》，是在解決他小時候經



《家族合唱》 攝影 游舜弘

歷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但《家族合唱》卻也是第一齣跨越台灣百年歷史的史詩舞劇，是雲門最不可燒毀的經典。

2011年12月15日，《家族合唱》重新回到國家戲劇院的舞台，以影像和聲音，讓歷史人物重新復活，重新召喚台下的觀眾。從充滿灰燼的火場走出來的我，凝神期盼。

附記：《白蛇傳》道具蛇窩，有幸於2006年搬演時，由楊英風基金會進行數位典藏，留下雕塑的尺寸和構造細部照片。立體的蛇窩在經過舞作照片和影像的角度比對，以及藤藝老師父許添福的協助之下，解開製作工法的迷團，已在2010年的舞台上重現英姿。

《家族合唱》中的話語

洗澡

1 老年人／達悟語及國語翻譯

（國語翻譯）他說，如果你在別的地方想念你的家人，你看到海，就像看到你的家人一樣。那你想念你的家人，在夜晚的時候，你看到星星，就像看到你的家人一樣。

2 中年男子／河洛語

該怎麼說？什麼叫台灣人？一樣住在台灣，你和我差不多？

3 中年婦人／國語

民國三十八年，爸爸本來是最後一批要離開重慶的人。「我會守土到最後五分鐘！」他對母親這樣說。那時候我們正在廣州正要上船。

4 老年人／達悟語及國語翻譯

（國語翻譯）他說，他以前小時候還沒有結婚，就是單身的時候，他的名字叫希塔·貝，希塔·貝希塔 貝的意思是說是不願意工作，就是工作不勤奮的意思。然後他生了

孩子以後，他當了爸爸，他名字叫善貝·阿巴善。善貝·阿巴善就是已經有孩子，那應該是夏曼，夏曼·貝·阿巴善，他說，這個名字的意義就如同我們幾個人跑一百公尺，那我是排名到最後一名的那一位。

就是他有孫子以後，他的名字又更改，是夏本·巴比嫩。夏本·巴比嫩的意思是說，就是被人家帶領的人。不是他帶頭帶人，是人家帶他走的意思。

5 中年男子／河洛語

光復前，日本時代，父母不敢說我們是從大陸來的「支那人」。就像現在的父母五、六年前不敢對孩子說，二二八是什麼事情，一樣。

所以光復以後，才知道我們是中國人，是從大陸過來的。當然最早知道是去掃墓時，爺爺的墓碑上寫唐山，有的墓碑上寫龍溪、漳州。小時候翻開祖先的牌位，背後都有寫：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第二十四都內山尾。

6 中年婦人／國語

戰爭後來節節失利，爸爸真的撐到最後。然後呢，他坐上飛機飛台灣。老式的飛機還必須加油，所以當天下午呢，



清代仕紳家族合照 提供 芝蔴雜誌編輯

暫停在昆明。

母親本來高高興興的打算第二天迎接丈夫，卻不料凌晨一早六點多鐘打開報紙，頭版上斗大的字，「雲南省主席盧漢午夜叛變投共。」

江山一夜易主，父親在最後一刻被絆住了，生死難卜。

7 老婦人／客家語

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我們從豐順跑到潮州，待在潮州兩年。三十八年之後四十年跑到香港再到台灣。那時候生活十分艱苦，薪水又少，才兩佰出頭，那是十分辛苦克難的過。

8 中年男子／河洛語

我一直到十二歲都還是日本人。這麼說又沒有錯，完全是日本國籍。但是這麼說就被罵：「你們是日本的奴隸，要回到祖國懷抱！」

但，是誰讓我們做日本人的？

9 中年婦人／國語

後來父親他便直奔山區而去，參加游擊隊。以後呢，去到法屬的越南的老撾轉香港而飛台灣。這一周折使他多花了一年零二十天，才和家人重逢。

10 中年男子／河洛語

去年暑假我去美國，我太太的妹妹的女兒，大學畢業在工作了。我說，我很討厭美國人。她跑去問她媽媽說：「姨丈是不是討厭我，我是美國人。」

但是，我沒將她當成美國人，她想她是美國人那姨丈就會討厭她。我是被美國轟炸空襲過，所以一直到現在不會說英文。

11 老婦人／河洛語

民國三十三年，開始空襲，死傷很多。每天上班常看到沒腳，沒手，頭吊在樹上，腸子都流出來的情形。還看過人全身燒焦被抬出來的情形。常在看到之後，含著眼淚走去上班。

我的同事都是十七、八歲的年輕女孩，都很駭怕，不知道什麼時候將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於是就自我安慰的，在上班前，灑一些香水在身上，抹點口紅，胭脂，死了也比較好看些。



上：隨著電影《賽德克·巴萊》，莫那·魯道（中間高個子）生平再度引起熱切討論。霧社事件後，他的遺骸輾轉，最後存放在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直到1973年才歸葬霧社。 提供 雄獅美術 李賢文

中：1947年二二八事件，黃媽典（左）被定以「暴亂首要份子」之罪，在新營圓環遭槍斃。 提供 黃德治

下：日據時代的大學生 提供 劉惠權

12 中年男子／河洛語

你說愛國，是愛哪一國？大清帝國？還是大日本帝國？五十年來被日本人管，我阿公在臨死前，最後一句話說：「被日本人管很難過，很痛苦。」

白衣

13 中年婦人／河洛語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爸爸，被五個便衣帶走。媽媽已經無法活在這個世間，她的精神都已經隨爸爸去了。

我們就帶她去醫院。靠神明，宗教的力量，決心要活下；但是，媽媽有一個條件，爸爸所有的東西都要燒掉，身邊都不能留有爸爸的東西給她看見。

14 中年婦人／河洛語

講到種田，先要放水淹田。淹到土軟時，就要牽牛來犁地，犁好時要再放一次水，並用牛犁來耙成一道道的。等到稻苗發芽長大後，差不多兩個禮拜就能播田。播田時會

先請工人來拉繩子，好讓田有規矩可循，種起來才會美，才會直。有的人是在田地四周插竹子，釘固定的洞，照這個來播田，才會直。

15 中年婦人／河洛語

一九八四年，媽媽稍微寒到。忽然間來到我身邊叫我的名字說：「我要看你爸爸，我很想你爸爸，我很想你爸爸。」差不多講完這樣，媽媽就一頭倒在我的手裡。

洗髮

16 中年婦人／河洛語

我們那時做先發，先發隊當中台灣人六名，日本人四名，編一隊當先發隊。那時候憨憨的，以為先發隊是挑選身體健康，很能走的，才很光榮的被編入先發隊。現在想起來先發隊是去擋子彈的。

都跑到山裡面，白天躲著，晚上才行動。都是二千多公尺的高山。連天氣都幫美國，每天都下雨，非常泥濘。來到



這地方才是大淒慘，一百公尺一夜走不完，男男女女在這裡哭了，不知怎麼走才好。

走到累的時候，包包墊著就坐下，睡一下。怎麼有怪味道？原來是有屍體在旁邊。如果是同部隊的人死了，要幫他立一個墓碑也沒辦法，就把竹子砍下，竹子沒地方寫字，綠綠的，只好把竹子剖開，把裡面的膜撕掉，寫上某某一等兵，某某一等兵。這樣算是最高的葬禮了。

17 中年男子／河洛語

三哥他從小就較活潑，較會跑來跑去。他那時候看到車駛去，他就追，一直追。但是小孩伊就腳手較慢，去到那個所在的時候，外面擠著滿滿的人。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就聽到「砰！砰！」這樣，他就直直衝，直直衝，衝到裡面的時候，他不管一切就跑去抱著我們爸爸，他就對爸爸說：「爸爸，你免驚，你免驚！」這樣，他那時候他發現：我們爸爸他的下巴哦，下巴就這樣落去。不知是因為痛，還是在哀叫的時候，他的下巴就落去。他就把它推上去。這樣，我三哥就把它推上去，他就把他抱住：「豆將，豆將（日語的父親）你免驚，你免驚…」

1955年，大陳島上的二萬餘名居民，隨軍撤退來台。攝影 李碩炎 提供 中央社



遠離了故鄉，生活重新來過，最重要的是親人還在身邊。攝影 鄭秀賢 提供 中央社

18 中年男子／河洛語

三哥他長大以後，他都情緒都很不安定，若來喝酒，就哭到這樣子，大聲哭，哭個不停。

19 中年男子／國語

我下飛機以後，馬上就和政治受難互助會的人，陪著我一起到這裡來。跟著他們找到了這個插黃旗的地方。但是他們幾個人，三、四個人圍著這個黃旗的地方團團轉，東找西找就是找不到我父親的墓碑。所以我當時的心情，心裡有一股強烈的衝動，我要把這片土都翻過來，但是我一動手，第一手摸下去我就找到了這塊墓碑。

我父親從四十年以來，就是從事從上海到香港到台灣這條線上的貿易。到了一九五一年，他過春節的時候回家來探親，探親以後就又回去，回到香港給我們發了一個電報，說要到台灣去，從此就再也沒有消息了。

由於四十年兩岸的隔絕，所以我們無從，無法從任何的途徑瞭解到我父親究竟怎麼樣。到了一九八四年，我到美國去讀書，從那時候開始尋找我父親的工作。我在八五、八六年，在台灣大的報紙上登過一段時間的廣告，尋人啟事，都沒有消息。

到了一九八七年吧，我父親當時的一個貿易行的同事吧，終於和我母親聯絡上，描述了他當時，因為他當時是貿易行叫他到船碼頭去接我父親。他說當時人沒接到，到十幾天以後，才知道是被抓起來了。實際上，三個月後就槍斃了。



1954年，中共炮轟金門大坵，老婦站在炮擊瓦礫中，無語問蒼天。攝影 何企博 提供 中央社



日據時代，被徵調至海南島打仗的陳生，在新港村人捐錢歡送下，和認識不久的未婚妻拍照留念。從海南島生還後，他的母親到新港奉天宮還願叩謝，《家族合唱》中老婦人在台上磕頭，把錢放來放去，就是來自這段往事。1997年，將近半世紀後，攝影家劉振祥為陳生及他的夫人再拍了一次合照。左圖提供：陳生 右圖攝影：劉振祥

還願的婦人

20 老年人／河洛語

昭和十五年，兵役場通知書給我。那時一般人認為日本兵，被調去當兵，一去包死不活。要出發啊，我女人有來和我拍照，那是那時是訂婚尚未娶。我丈母娘問我有什麼話要說，有什麼尾句話要說。出門前我母在家「捧」。所以我說如果有時間的話，常去看我母，去找我母坐坐。此外無話可說，因為此去是圓是扁完全不知道。

我去南洋，第二的去澎湖，那時候徵兵，第三的去日本這個空軍修理工廠，算海軍工員。四個兄弟三個去。

我母親高興，大家都回來，三個。四個孩子三個去三個都回來，高興，所以才跪一百跪。那時候母親去向新港北港的媽祖下一百跪。我那時要算，我才說，跪一下，如果算丁達（錯），對媽祖也不行。我才說：換一百個銅錢，那種一仙的，跪一下拿一個過去。在新港還有在北港跪，要跪一百跪。我母親她新港北港媽祖總共跪兩百跪。

長髮女孩

21 青年男子／國語

媽的，真他媽的不爽，也不曉得他媽的為什麼？有時候，騎車出去遛遛，遇到條子，我會故意放慢速度，心裡想：「來啊！你們他媽的來臨檢我啊！」當條子拿了我的身份證的時候，我總算他媽的有個身份，比較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有時候，也會整天窩在家裡一動也不動，用眼睛死盯著電話，為什麼，為什麼他媽的沒人打電話給我？我想如果我一直盯著它，電話就會響吧！

游泳

22 電話答錄機留言／青年女子／國語

如果你想找到我們的話，請你一定要留言。如果你留言的話，就一定可以找到我們。如果你沒有留言的話，你就一定得再打一次電話，然後再在聽到這次留言。嗶聲響後，請留言或傳真。

23 老婦人／客家語

那時候生活十分艱苦，薪水又少，才兩佰出頭，那是十分辛苦克難的過。第一是我自己刻苦耐勞，第二是小孩子都很乖。人問，「張太太你的小孩是怎麼教來地？」我回答：我的小孩都不用教，如果出去跟人打架，被打不用說，不可以打人家。如果出去打架，我只說一次，那如果被人家打，沒關係，我們不能打人；這樣教一次就全部乖乖地。做一個人，就要腳踏實地，我一直這樣子教我的子孫要刻苦耐勞。

24 幾位老婦人／河洛語

婦人一和家人

我先生開的店是在中山北路邊。我們有四個小孩，他擔心小孩會怕，就關起店門回家。

我那時七歲，一堆軍人敲門，那時候不敢幫他們開啊。不敢開，他們硬把門撞壞，...

哪知道他們會把門撞開，還進來搜東西，整間把你搜的像瘋子一樣，好一點的衣服都拿走，錢都拿走。

婦人二

他站在門口，我坐在客房裡面，他們一到不分青紅皂白就開槍打他。什麼都沒問，兩槍打下去，戒指和錶拔走，口袋裡的幾塊錢也摸走。這樣子。兩發子彈從這裡過去，從背部出來。

婦人三

跪著求他也沒有用。說我們是老百姓，我們又沒有管什麼。我們的小孩每個都哭。他們一直推他出來，我跟他說拜託啦，我跟他跪下說，「我先生是好人。」我說什麼他們都不聽，他還是照常。那個拿短槍的，這邊開兩槍，從心臟打下去。

婦人四

他看到門口有打死人啊，會怕嘛。

婦人一

他出去是想要趕快逃跑，逃不掉要被打到。還一直追追到水泥大樓後面，以前水泥大樓那邊是一間教堂嘛。

1949年，偌大蔣中正肖像前，民眾爭看馬拉松比賽。攝影 鄭南光 提供 鄭世光



跑到那邊還害了三個人被打死，去躲在人家的廁所，躲在人家的廁所被搜出來，人家不知道探頭出來看，也被打死。

婦人四

他們循著血跡找到的拉出來，從後面打進去，這邊塌下去，這裡一個小洞，就死了。

婦人一

哎喲，有啊。我們這一帶打死了十幾個，有一個源仔開腳踏車店，進來後從背後就打下去。一個住樓上的開貴，五十幾歲了，叫他下來就把頭砍了。想到那些，好心痛。

婦人四

我小叔是來探望兒子的病，要來看小孩，也是在門口被打死。他那时候來都亂殺嘛，亂殺嘛。青祥他父親、桐仔，還有海龍伯他兒子，還有我先生、我家小叔，還有那個開貴，還有…

黑衣

25 中年婦人／國語

父親九十一歲的那一年，我帶他回鄉。距離他上一次回鄉前後是五十九年。我們到田間去拜謁祖父母的墳，爸爸忽然說：「我們就回家去吧。」，「家？家在哪裡呀？」我故意問他。「家？家在屏東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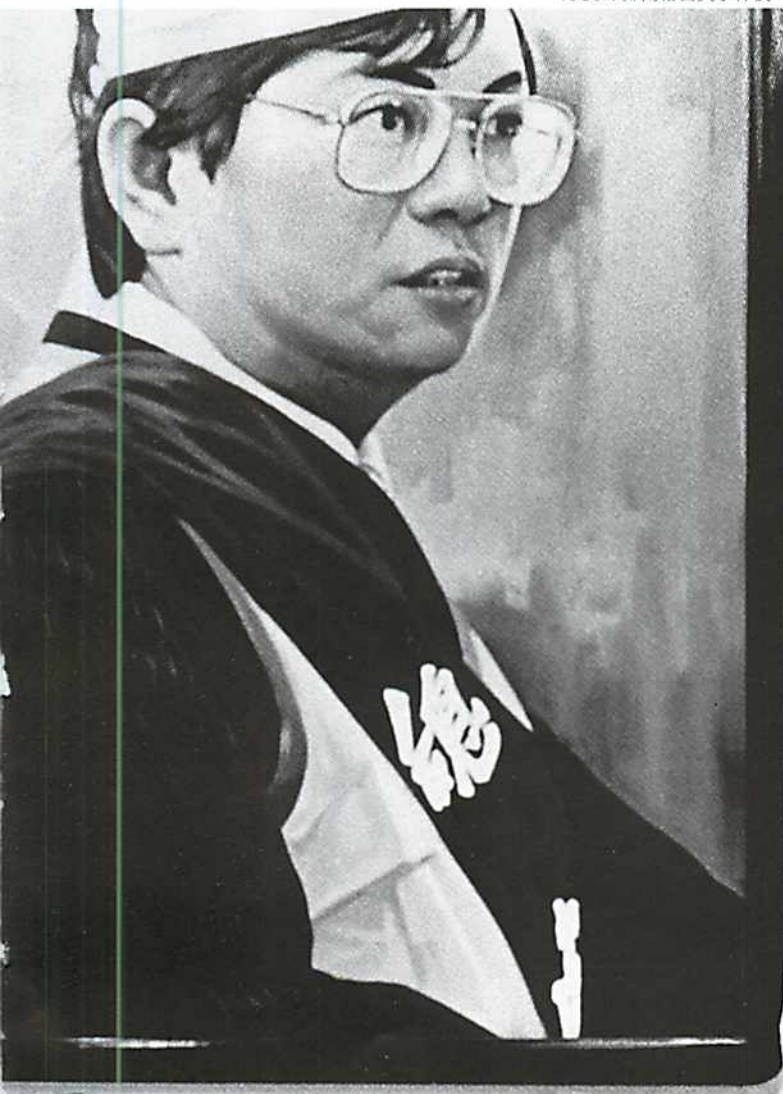
這一生不忘老家的人，其實是以屏東為家的。回來以後的父親，安詳，貞定。我那個時候忽然明白了，台灣才是他願意埋骨的所在。

洗臉II

26 女舞者／河洛語

阮若打開心內的…

1989年鄭南榕自焚事件後，遺孀葉菊蘭、女兒鄭竹梅，以及林宅血案受害者林義雄，在其遺像前追悼相依。攝影 何叔朝





雲門舞集

根據古籍，「雲門」是中國最古老的舞蹈，相傳存在於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舞容舞步均已失傳，只留下這個美麗的舞名。

1973年春天，林懷民以「雲門」作為舞團的名稱。這是台灣第一個職業舞團，也是所有華語社會的第一個當代舞團。

38年來，雲門的舞台上呈現一百六十多齣舞作。古典文學、民間故事、台灣歷史、社會現象的衍化發揮，乃至前衛觀念的嘗試，雲門舞碼豐富精良。多齣舞作因受歡迎，一再搬演，而成為台灣社會兩三代人的共同記憶。

從台北的國家戲劇院，到各縣市文化中心、體育館、鄉鎮學校禮堂，雲門在台灣定期與觀眾見面；每年輪流在各城市舉行戶外演出，吸引數萬觀眾參與。演出結束後，會場沒有留下任何垃圾紙片，建立了美好的廣場文化。

雲門也經常應邀赴海外演出，是國際重要藝術節的常客。舞團在台灣及歐、美、亞、澳各洲兩百多個舞台上，演出超過一千九百場，以獨特的創意，精湛的舞技，獲得各地觀眾與舞評家的熱烈讚賞：

中時晚報：當代台灣最重要的活文化財。

倫敦泰晤士報：亞洲第一當代舞團。

法蘭克福匯報：世界一流現代舞團。

2003年，《紐約時報》首席舞評家安娜·吉辛珂芙將雲門的《水月》列為該年最佳舞作的首選；為澳洲墨爾本藝術節揭幕的《行草 貳》，榮獲時代評論獎及觀眾票選最佳節目；2004、2005年，《行草 貳》、《狂草》獲台新年度表演藝術獎；2006年，德國《國際舞蹈》與《今日劇場》雜誌邀請歐陸重要舞評家，共同選選「行草三部曲」為「年度最佳舞作」。

雲門舞者多為國內舞蹈科系畢業生，他們的訓練包括現代舞、芭蕾舞、京劇動作、太極導引、靜坐與內家拳。

林懷民與雲門的故事，由楊孟瑜撰寫成《飜舞》一書，天下文化公司出版；張照堂監製的《踊舞·踏歌 雲門30》紀錄片，由公共電視製作發行。

多齣雲門作品也拍攝為舞蹈影片問世。在荷蘭攝製的《流浪者之歌》，在法國攝製的《水月》，在德國拍攝的《竹夢》以及在瑞士拍攝的《行草 貳》，為多國電視台播放，並製成DVD發行全球。《雲門·傳奇》舞作套裝DVD由金革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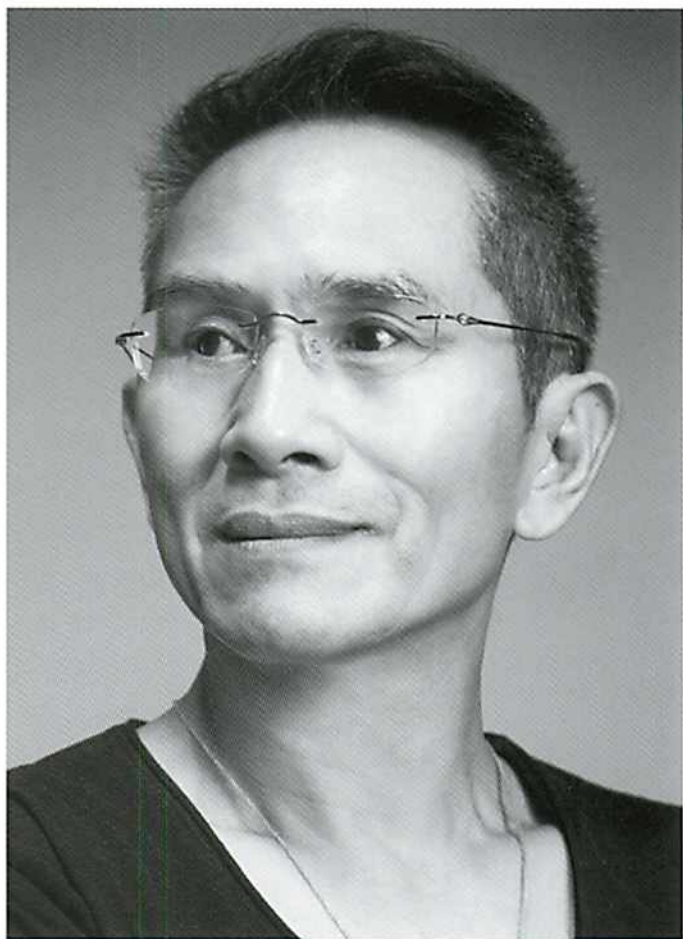
1998年，雲門創立雲門舞集舞蹈教室，以多年專業經驗創造「生活律動」教材，讓四歲到八十四歲的學員，透過啟發性的教學，認識自己的身體，創造自己的生命律動。

1999年，雲門在創立26年後成立子團「雲門2」，深入台灣各地校園和社區，為更多的觀眾演出。舞團的年度公演「春門」，呈現台灣年輕編舞家的作品。2000年啟動的藝術駐校活動，獲得大專院校學生熱烈好評，已有超過3千5百位學生選修。2007年開啟「藝術駐縣活動」，舞團進駐城鄉，深耕地方藝術推廣。

2003年，雲門三十週年，台北市政府特別將雲門辦公室所在地的復興北路231巷定名為「雲門巷」，「肯定並感謝雲門舞集三十年來為台北帶來的感動與榮耀。」

2010年，中央大學鹿林天文台將新發現的小行星命名為「雲門」，表彰雲門在藝術上的成就。

藝術家



攝影 劉振祥

林懷民 創辦人暨藝術總監

享譽國際的編舞家林懷民，出生於嘉義，是六、七〇年代台北文壇矚目的作家。1972年，自美國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小說創作班畢業，獲藝術碩士學位。

1973年，林懷民創辦華人世界第一個現代舞團「雲門舞集」，帶動了台灣現代表演藝術的發展。1999年5月創立雲門2，培養年輕編舞家，深入鄉鎮及校園，為學生和普羅觀眾演出。紐約時報評論：「林懷民輝煌成功地融合東西舞蹈技巧與劇場觀念。」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認為：「林懷民的中國題材舞作，與歐美現代舞最佳作品相互爭輝。」香港英文南華早報表示：「林懷民是亞洲的巨人…二十世紀偉大編舞家之一。」柏林晨報譽為「亞洲最重要的編舞家」。

1983年，林懷民應邀創辦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現為台北藝術大學），並出任系主任，1992年出任研究所所長。他也曾獲台北藝術大學、台灣大學、中正大學、交通大學、政治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的榮譽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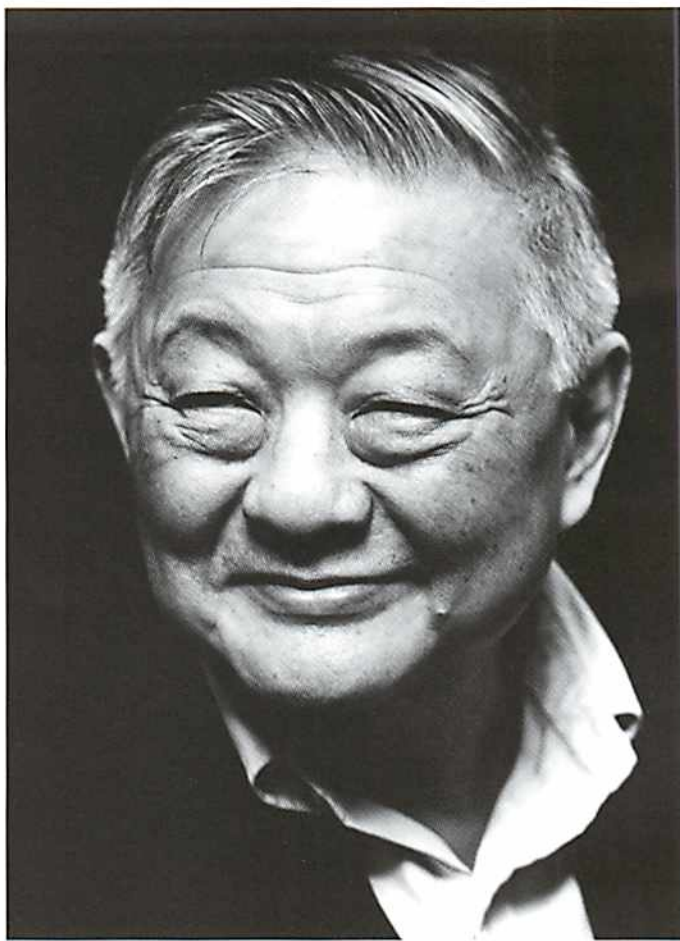
1999年，歐洲舞蹈雜誌將他選為「二十世紀編舞名家」。2000年，國際芭蕾舞雜誌將他列為「年度人物」，並為法國里昂國際舞蹈節選為「最佳編導」。2009年，獲歐洲舞動國際舞蹈大獎頒贈「終身成就獎」，評審團表示：「這位明星級的編舞家，多年來融合中國舞蹈與劇場傳統，西方文化與現代藝術於一爐的作品，重大

地影響，豐富了世界當代舞蹈。林懷民是與喬治·巴蘭欽、威廉·弗塞、莫里斯·貝嘉等二十世紀獨創性的編舞大師同層級的藝術家。」

林懷民的其他獎項，包括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麥格塞塞獎、紐約文化局的終身成就獎、國際表演藝術協會卓越藝術家獎、美國洛克·斐勒三世獎。2005年，《時代》雜誌選他為「亞洲英雄」。

林懷民的舞作有《屋漏痕》、《聽河》、《花語》、《風·影》、「行草三部曲」、《水月》、《流浪者之歌》、《九歌》、《薪傳》等八十餘齣。結集出版的文字創作包括：《蟬》、《說舞》、《擦肩而過》、《跟雲門去流浪》、《高處眼亮》，以及譯作《摩訶婆羅達》的劇本。

2011年11月14日，勞力士基金會在紐約林肯中心舉辦盛宴，邀請林懷民擔任第六屆「勞力士創藝師徒計畫」舞蹈類大師，2012/2013年度將指導一位全球選選出來的年輕編舞家。



攝影 許斌

李名覺 《家族合唱》舞台設計

李名覺是與貝聿銘齊名的美籍華人舞台設計泰斗。他的設計被稱為「標示出美國舞台設計史上的轉捩點」，影響了自上世紀六〇年代以來的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的戲劇界，被譽為「美國舞台設計界一代宗師」。

李名覺曾任耶魯大學戲劇學院設計研究所所長，2006年退休。現為設計系教授，並共同擔任系主任。他曾為荷西·李蒙舞團、傑佛瑞芭蕾舞團、美國芭蕾舞團、艾文·艾利舞團，以及大西洋西北芭蕾舞團擔任舞台設計，與瑪莎·葛蘭姆合作超過二十年。

李名覺的作品涵蓋戲劇、舞蹈、歌劇、音樂劇等。歌劇作品包括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清教徒》、《包瑞斯·郭德諾夫》與《科文奇納》，波士頓歌劇院《杜蘭朵公主》，以及為紐約市立歌劇院設計的十三齣大型作品。

1962至1973年，李名覺擔任紐約莎士比亞戲劇節的首席舞台設計，為戲劇節設在曼哈頓下城的公眾劇院以及每年仲夏在中央公園德拉冠特劇場演出，設計了二十多齣作品，包括莎劇及希臘悲劇。由他擔任舞台設計的搖滾歌舞劇《毛髮》，是美國戲劇史上六〇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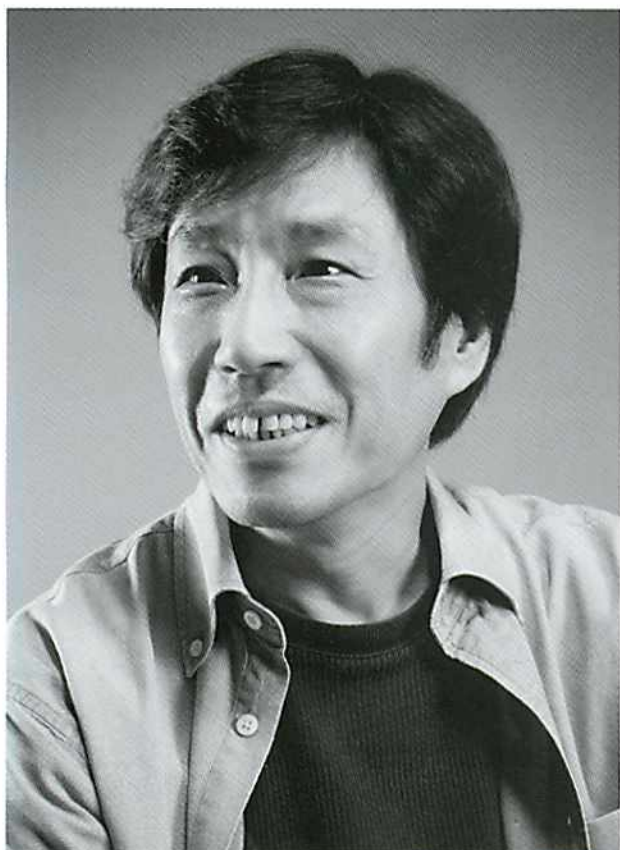
從美國各地專業劇場到紐約百老匯，從《伊蕾克特拉》、《奧塞羅》、《馬克白》等古典名劇，或是《等待果陀》、《玻璃動物園》及《美國天使》等現代劇，李

氏兩百多齣舞台設計已成為美國表演藝術界經典之作。

紐約林肯中心表演藝術圖書館兩度主辦李名覺的個人作品展，大都會博物館邀他設計「明園」，將中國式的蘇州庭園移植到博物館裡。

李名覺五十多年的專業生涯獲獎不計其數，包括：東尼獎、紐約市長藝術文化獎、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傑出藝術家獎、百老匯劇場學會獎等，2002年獲頒美國藝術獎項最高榮譽「國家藝術獎」。

李名覺與雲門的合作始於1983年為舞作《紅樓夢》擔任舞台設計。1993年為《九歌》設計舞台。1996年，他應邀為林懷民在奧地利導演的歌劇《羅生門》設計。1997年設計《家族合唱》。千禧跨年之作《焚松》是他與雲門的第五度合作。其中，《九歌》的設計於1996年獲得紐約舞蹈與表演藝術的設計獎。



攝影 劉振祥

林克華 《家族合唱》燈光設計

亞洲華人地區最負盛名的燈光與舞台設計家之一。近十五年來參與多項台灣劇場建築規劃設計，對於提升國內表演設施標準貢獻卓著。

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設計所，作品融合西方美學、技巧與東方的藝術觀，顯現深刻的人文關照，對於戲劇情緒、音樂脈動與肢體呼吸的精確掌握，為表演內涵提供契合而動人的視覺詮釋，創造獨特空間感及光影層次的舞台新視覺。長期與港台兩地重要演出團體合作。曾擔任台北越界舞團藝術總監多年，現為乙太設計顧問有限公司主持人。2010年，擔任「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跨年慶典」藝術總監。

重要舞台及燈光設計作品包括：雲門舞集《花語》、《迷失之影》、《風·影》、《行草 貳》、《行草》、《家族合唱》、《紅樓夢》，台北越界舞團《王心心作場》、《默島》、《沉香屑》、《蘆葦地帶》、《花月正春風》、《不完整的寓言》、《騷動的靈魂》，優劇場《正版禪武不二》、《與你共舞》、《金剛心》、《聽海之心》，當代傳奇劇場《夢蝶》、《王妃之夜》、《等待果陀》，漢唐樂府《韓熙載夜宴圖》、《豔歌行》，影舞集《@夢》等。



攝影 劉振祥

李琬玲 《如果沒有你》燈光設計 《家族合唱》影像重建

劇場燈光設計師。美國費城天普大學劇場藝術碩士，主修燈光設計。早年曾任雲門舞集技術組長，近幾年也擔任雲門專案燈光指導，2010年10月應邀擔任雲門技術總監。

2008至2011年任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表演藝術節統籌部技術經理，2004至2008年擔任優人神鼓雲腳台灣、山上藝術節技術統籌暨國外巡演技術溝通協調；也曾任職新舞臺舞台監督。2001年擔任台北燈節裝置技術執行統籌，The Lighting Practice USA建築照明設計師。

劇場燈光設計作品包括：雲門舞集《屋漏痕》、《聽河》、《迷失之影》、《斷章》，金枝演社《大國民進行曲》、《山海經》、《浮浪貢開花》、《玉梅與天來》、《羅密歐與茱麗葉》、《觀音山恩仇記》、《可愛冤仇人》，NSO與國光劇團《快雪時晴》，屏風表演班《瘋狂年代》、《京戲啟示錄典藏版》、《半里長城輝煌版》、《女兒紅》、《莎姆雷特狂潮版》、《昨夜星辰》、《好色奇男子》、《西出陽關》、《OH！三岔口》、《我妹妹真情版》、《北極之光》、《微婚啟事幸福版》，兩廳院製作《台灣舞蹈回顧篇——姚明麗、游好彥、李彩娥》，創作社《幾米——地下鐵》等。助理設計作品有：雲門《陳映真·風景》、《在高處》、《行草 貳》、《竹夢》；漢唐樂府《洛神賦》。



攝影 劉振祥

陳婉麗 《家族合唱》服裝設計

現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專任教授。從事劇場服裝設計專業多年，除了發表三十餘齣的設計作品外，近年更以劇場服裝設計為平台進行台灣原住民織品工藝的研究。

重要劇場服裝與梳妝造型設計作品包括：朱宗慶打擊樂團《木蘭》、《非常活力非洲樂舞情》、《一九九四音樂劇場／夢·風鈴》、《一九九三音樂劇場／夢·風鈴》。雲門舞集《竹夢》、《年輕》、《家族合唱》、《黎海寧 Links X世代》。台北藝術大學《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官風波》、《鳥》、《太太學堂》、《海山傳說·環》、《夢幻劇》，以及台北市立交響樂團歌劇《茶花女》、《杜蘭朵》、《卡門》、《奧塞羅》、《丑角與鄉村騎士》梳妝設計。

設計作品展覽包括：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布農·莎士比亞·賽夏——2006陳婉麗展》個展。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用手去找，新織事——纖維創作特展》聯展。國家戲劇院《線的詩性，兩廳院「台前幕後·載織載繡：劇場服裝設計展」》聯展。



攝影 劉振祥

林秉豪 《如果沒有你》服裝設計

師承林璟如，專職從事劇場服裝設計與製作。民生報評為「極具潛力的新生代劇場服裝設計師」。2011年為鈴木忠志《茶花女》設計服裝，備受好評。

小學三年級到高中讀美術班，卻考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發現自己更喜歡幕後，轉往服裝設計發展，尤擅長《天鵝湖》、《吉賽兒》等古典芭蕾舞服裝設計與製作，2001年成立林瓊堂服裝工作室。他曾多次與雲門2合作，為《電玩@武.com》、《波波歷險記》、《星期一下午2:10》、《愛情》等作品設計服裝，並依據葉錦添的概念，重新設計與製作《創世記》；2007年擔任《斷章》台灣首演的服裝重新設計及製作；2008年與雲門舞集合作，擔任《花語》服裝設計。

其他重要作品有：愛樂劇工廠《吉娃斯》、舞工廠舞團《踢踏密碼》、三十舞蹈劇場《發條蝴蝶培養皿》、台北首督芭蕾舞團《郵差》、動見體劇團《英雄密碼》、台北芭蕾舞團《茶花女》、台北室內芭蕾舞團《春之祭》、水影舞集《柴可夫斯基》、舞鈴劇場《魔法舞鈴》，2011年擔任國光劇團新編實驗京劇《霸王別姬——尋找失落的午後》服裝設計，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首演。

雲門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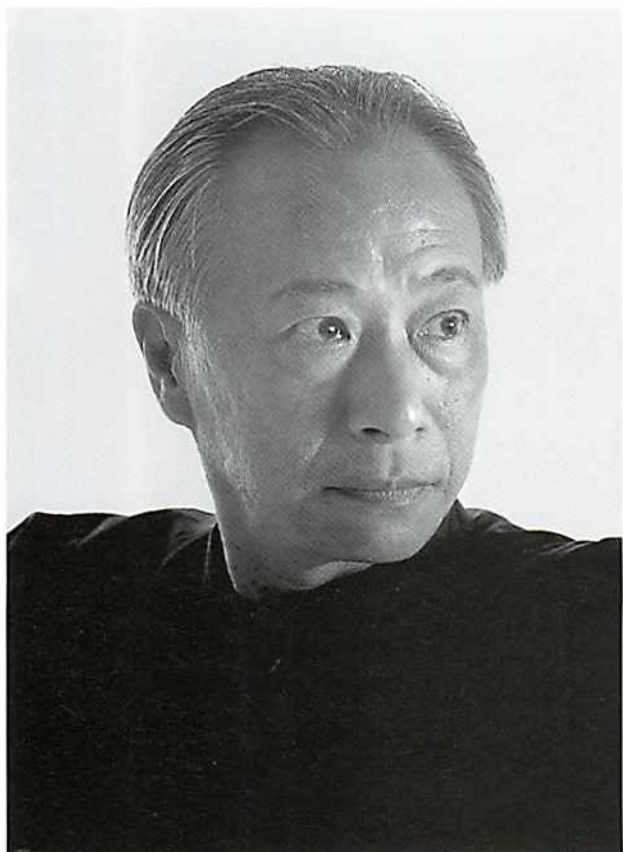
攝影 劉振輝

熊衛 太極導引教師

武林最受敬重的大師。中華民國太極導引文化研究會創辦人，現任榮譽理事長。

1948年從軍，隔年隨軍來台。來台後，因重病難癒而與太極拳結緣。先後師事李壽錢（楊家）、王晉讓（陳家）、周增霖（郝家）各派太極拳名師門下，後綜合各家之長，結合中國傳統道家太極觀念，與太極拳動作精華，編創「太極導引」十二式，開創出養生也養心的運動方式，掀起太極導引風潮，海內外爭聘任教。

曾任長榮航空、奧美公司、富邦銀行、社會大學、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現為戲曲學院），以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和戲劇研究所之太極導引、太極拳教師。1996年起，應邀教授雲門舞者太極導引。著有《練氣養生入門：太極導引》、《太極心法》、《太極導引進階》等書。



攝影 劉振祥

徐紀

內家拳教師

傳授武術於國內外已超過四十年。現任「止戈武塾」、「劍犁功法學舍」總教練，美國傳統武術協會主席。2001年起，應邀指導雲門舞者內家拳課程。2006年獲台北文化獎。

自幼因病弱而學習武術，先後隨韓慶堂（長拳）、衛笑堂（八卦螳螂拳）、李崑山（螳螂拳）、曹連舫（形意拳）、劉雲樵（八極拳）、張詳三（六合螳螂拳）、杜毓澤（陳式太極拳）等各派名師，習得北派武學。東吳大學中文系，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曾任教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師專、政治作戰學校國語文及體育科系。

1978年僑居美國。1996年返回台灣，潛心著作。已出版《中國武術論叢》、《千里不留行》、《手熟餘談》、《八極劈掛百日功》、《阿明阿桃學長拳》、《聊持寶劍動星文》、《磨劍錄》（英文版）、《一劍倚天寒》（英文版）等武術專書，及發行「陳式太極拳」、「八卦掌」、「八極拳」、「劈掛掌」等錄影光碟十餘卷。



攝影 劉振祥

黃緯中

書法教師

指導雲門舞者揮毫，領略書法之美，是「行草三部曲」創作幕後功臣之一。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生長在彰化員林的書香家庭，從大學時代鑽研書法的美學世界至今，超過三十個年頭。喜歡行書、草書和隸書，最崇拜的書法家是王羲之和米芾。平日熱心書法教育，目前擔任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評議委員。



攝影 劉邵群

梁春美

音樂顧問 林懷民創作助理

雲門合作多年的音樂好手，林懷民近年創作上最重要的音樂夥伴之一，2010年起擔任林懷民創作助理。

《風·影》、《狂草》、《行草 貳》、《行草》、《烟》、《竹夢》等舞作的編創過程，都有她以音樂的角度分析舞作的影響。她也是《風·影》、《狂草》作曲家之一。

1990年赴美國加州大學音樂系進修應用音樂，於美國德州及東京等地發表作品。1991年起，與雲門合作，並擔任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伴奏教師。2002年參加東京電子音樂賽獲獎。2011年獲日本奈良國際音樂作曲比賽特別獎。

她曾為多個舞蹈、戲劇團體擔任音樂伴奏及樂曲編創，並曾擔任舞鈴劇場音樂指導，「亞太青春編舞營」的音樂指導與執行。她與黃美娟等人共同創作的現代舞伴奏音樂《波浪》（家威影音）已出版CD專輯。



李淑惠 提供

李淑惠

芭蕾舞教師

日本橘秋子芭蕾舞學校畢業，返台任教於國立藝專（現為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科。1987年前往美國紐約大學、傑佛瑞芭蕾舞學校進修。1990年與徐進豐共組台北首督芭蕾舞團，擔任藝術總監。同年9月，擔任美國亞特蘭大芭蕾舞團與台北國家戲劇院合演《巴蘭欽之夜》助理藝術總監。

曾擔綱美國East-Ballet West獨舞者。1982年受邀與Marsha Wales-Brown共組台北藝苑芭蕾舞團，並擔任首席舞者。曾於芭蕾舞劇《吉賽爾》、《天鵝湖》、《睡美人》擔綱吉賽爾、天鵝公主、奧羅拉公主及青鳥公主等角色。創作作品包括《與光共舞》、《弦樂四重奏》、《義大利組曲》、《謎——沒有入口的出口》、《義大利隨想曲》、《帕格尼尼狂想曲》及山地芭蕾《高山印象》、《出岫》等。

2001年為首督舞團創作舞劇《春之祭典——台灣原住民篇——追尋祖靈》。現任教於台北體育學院、舞蹈空間芭蕾舞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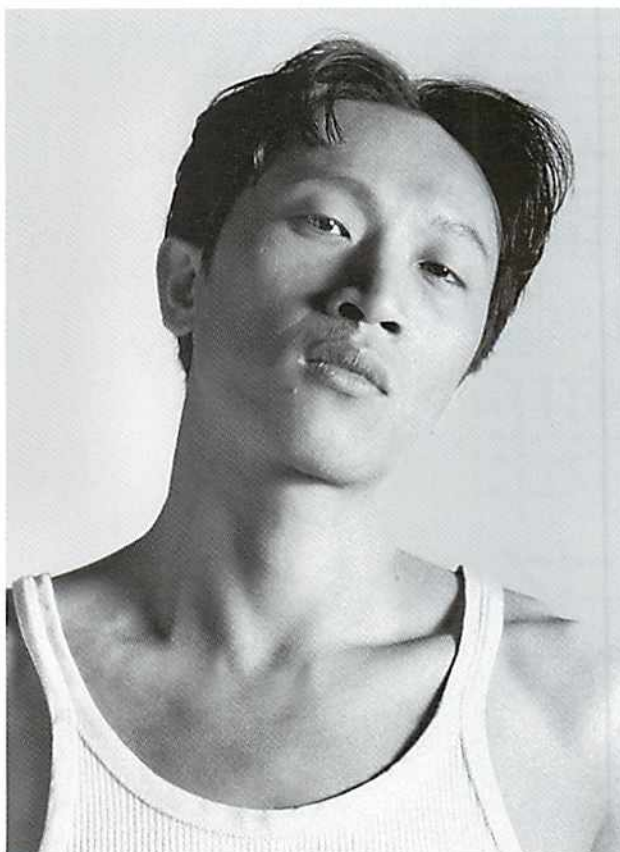
攝影 簡思維

吳青吟

芭蕾教師

美國猶他大學舞蹈研究所芭蕾舞學系碩士。四歲隨母親蘇淑慧學習古典芭蕾。1990年赴美深造，曾獲頒世界華人傑出青少年獎、猶他大學舞蹈研究所芭蕾舞最高榮譽獎、巴特勒舞團傑出舞蹈表演獎、美國哈利巴特科夫大師舞蹈獎。

在美期間，曾於美國猶他芭蕾、巴特勒等舞團，擔綱《黑暗王國》、《吉賽爾》、《睡美人》、《胡桃鉗》、《柯碧莉亞》、《仙女》等芭蕾舞劇女主角。2002年成立台北皇家芭蕾舞團，擔任藝術總監，演出全本芭蕾舞劇《魔幻情詩》、《海盜》、《唐吉訶德》、《卡門》、《睡美人》、《胡桃鉗》、《雪花王國》、《火鳥》、《雪之少女》等。2006年應瑞士貝嘉芭蕾舞團之邀擔任芭蕾藝術指導，隨團赴比、荷、法等國巡演。2009年應邀馬林斯基劇院基洛夫芭蕾舞團暨交響樂團訪台公演擔任芭蕾藝術指導，於國家戲劇院演出《睡美人》。2010年應邀法國普雷祖卡現代芭蕾舞團訪台公演擔任芭蕾藝術指導，於國家戲劇院演出《白雪公主》。自2009年起舉辦三屆全國芭蕾舞大賽。目前任教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台北體育學院、北安國中舞蹈班、蘇淑慧芭蕾舞團、台北皇家芭蕾舞團等。



攝影 郭英賢

黃旭徽

現代舞教師

生長於港都高雄，十七歲時因為讀了林懷民的小說，去看了生平第一場舞蹈——雲門的《夢土》，從此著魔似地愛上舞蹈，夢想成為舞者。1986年秋天於高雄「舞之雅集」隨梁瑞榮開始第一堂舞蹈課，隔年進入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就讀，1993至2006年為雲門舞者。

1997年獲美國「亞洲文化協會」獎助赴紐約研習現代舞。曾任「心心南管樂坊」人文藝術營教師、法國普雷祖卡舞團現代舞客座教師、美國費城「Kun-Yang Lin/Dancers」舞團教師。2009及2010年兩度獲費城「The Pew Center for Arts&Heritage」基金會邀請，赴美舉辦亞洲當代舞蹈工作營及示範演講。

2002年起於印度達蘭莎拉、瑜伽聖城里盧克盧等地修習Iyengar與Ashtanga瑜伽；2003年獲印度Yoga Vidyapeetham瑜伽認證教師。

現任雲門舞蹈教室瑜伽及現代舞講師，雲門現代舞教師。

雲門舞者

李靜君 助理藝術總監

1983年十七歲時，加入雲門成為專職舞者。二十八年來，演出近千場，是雲門最資深的舞者，現任雲門助理藝術總監。

1990年代以來，李靜君在雲門擔綱獨舞，以精湛的舞技與細膩的詮釋，創造了許多重要的角色：《行草》的雙人舞，《行草 貳》的獨舞，《陳映真·風景》瞎眼跛腳的瘦丫頭，《烟》追憶往事的婦人，《竹夢》的〈午夜〉，《焚松》的守護神，《流浪者之歌》〈禱告II〉的獨舞，以及《紅樓夢》的紅衣女子等，其中《家族合唱》的〈黑衣〉隻手獨舞和《九歌》的女巫，最令觀眾印象深刻。

在《狂草》的獨舞，舞評家讚揚她能以嬌小的身形，「集旺盛能量、豐沛情緒及表情張力於一身，動作充滿爆發力的演出，毫不遜於一位道地演員所展現的深刻情感，…提早將整場演出推至高潮。」

李靜君曾兩度獲得台北ICRT青春之星藝術獎學金、高雄市文藝獎及中央社「2006年文化藝術十大潛力人物」，媒體藝文記者選她為「舞台上最亮的舞者」之一。2004年榮獲國家文藝獎，成為第一位得到文藝獎的舞蹈表演者。

1994年起擔任雲門排練指導，2003年升任雲門助理



藝術總監。2004年代表林懷民赴瑞士，指導蘇黎世芭蕾舞團演出雲門全本舞作《烟》，2005年指導荷蘭茵楚登斯舞團演出雲門舞作《白》。

她也是雲門舞集舞蹈教室教學總顧問，負責兒童律動、生活律動、成人律動，以及銀髮族等針對社會人士的教案研發。

李靜君兩度赴英國進修，1990年以榮譽獎獲得倫敦大學拉邦中心舞蹈學士，1999年獲該中心碩士學位。留學期間，與英國編舞家Lea Anderson工作，赴巴黎參與慶祝法國革命兩百週年的演出，並與加拿大籍舞台設計家Tania Étienne合作，編作並演出獨舞《珍珠之庭》。1996年為雲門編作《女男·男女》，同年於聚點舞團發表《當白色湧現時》，2006年於高雄城市芭蕾舞團發表《綻》及《月光奏鳴曲》。



周章佺

排練指導

舞齡超過三十年。三歲習舞，很早就嶄露舞蹈才華。十八歲考上中華民國青年友好訪問團赴南非演出，二十歲入選國家戲劇院「明日之星舞蹈工作室」，同年進入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1993年畢業後即加入雲門至今。2004年起擔任雲門排練指導。

在雲門十八年間，擔綱許多重要角色，包括《陳映真·風景》中〈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的京子，《家族合唱》中的牡丹，《紅樓夢》中的綠衣女子、金黃衣女子和《白蛇傳》中的白蛇等，其中尤以《行草》中「磬」字長巾獨舞，以及《水月》、《狂草》和《花語》獨舞優越的演出，深印觀眾腦海。

周章佺演出《水月》，加州海岸報舞評認為她「全身上下都表達出豐富的情感，她禪定般的表演方式完全專注於當下」，新加坡早報更讚譽「爐火純青的演繹體現了身、氣、靈的結合」。美國德罕新聞與觀察家報舞評認為她的《行草》獨舞，讓人為之「神魂顛倒」。

南德日報舞評更表示：「洋溢著貴婦人氣質的周章佺，毫無疑問是當今舞壇上最傑出的舞者之一。」

周章佺是一位兼顧舞台生涯和母親角色的舞者。對於舞蹈，周章佺認為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信仰，她願意終身當一個舞蹈的傳道者，將舞蹈的喜悅分享給每一個人。



陳秋吟

現任雲門2排練指導。

陳秋吟在舞台上出色的表演，備受矚目與肯定，多次獲獎。就讀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時，即獲選國家戲劇院明日之星，以及青春之星藝術獎學金。1991年畢業後加入雲門舞集。

1992年獲文建會海外留學獎學金赴美，1993年獲亞洲文化協會舞蹈獎學金，1994年獲席德門劇院舞蹈優異獎。曾參加譚盾的歌劇《馬可波羅》德國香港巡演，參與愛麗莎·蒙特、瑪麗·安東尼等舞團演出，擔任編舞家蒙特為艾文·艾利舞團編舞的排練助理。取得紐約大學舞蹈系碩士後返台，曾任教於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

曾演出雲門的重要角色有《白蛇傳》中的青蛇、《九歌》中的女巫，《流浪者之歌》、《水月》、《我的鄉愁，我的歌》、《家族合唱》，黎海寧的《女媧的故事》等重要作品。豐富多元的演出經驗，讓她成為年輕舞者與編舞家之間的橋梁。

秋吟也與其他藝術家合作。2005年與香港藝術家合作《同床異夢》，2007及2008年，應作曲家金希文之邀合作《溺水的舞者》及《愛與死》的演出。2009年兩度擔任國家音樂廳主辦「快樂寶貝起步『奏』」系列中《快樂森林》及《聖誕禮物的秘密》的導演，深獲好評。



黃珮華

生長於台南市。從小活潑好動，身上小傷口不斷。六歲起，在父母刻意栽培下，學舞、學畫、學鋼琴，從此對舞蹈產生濃厚的興趣。

就讀家齊女中舞蹈班時，看到雲門《九歌》演出，深受震撼，自此夢想「成為雲門的舞者」。就讀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期間，隨校赴法國交流演出，也參與極至體能劇場的演出。2000年畢業後加入雲門2，演出《西風的話》、《晶屬時代》等舞碼。

2001年轉入雲門舞集，於《屋漏痕》、《聽河》、《迷失之影》、《風·影》、《美麗島》、「行草三部曲」、《竹夢》、《流浪者之歌》等演出中擔任重要的角色。其中尤以《烟》尾聲中，純淨如出水芙蓉的女子，以及《陳映真·風景》中〈哦！蘇珊娜〉雙人舞，《花語》獨舞最令人印象深刻。2008年於德國碧娜·鮑許藝術節演出《水月》獨舞，與芭蕾巨星巴瑞辛尼可夫等國際著名舞者同台演出。



王維銘

舞蹈之於王維銘是種信仰與哲學，是自在而放鬆的心境與身體，「不太用力，卻自有力道」的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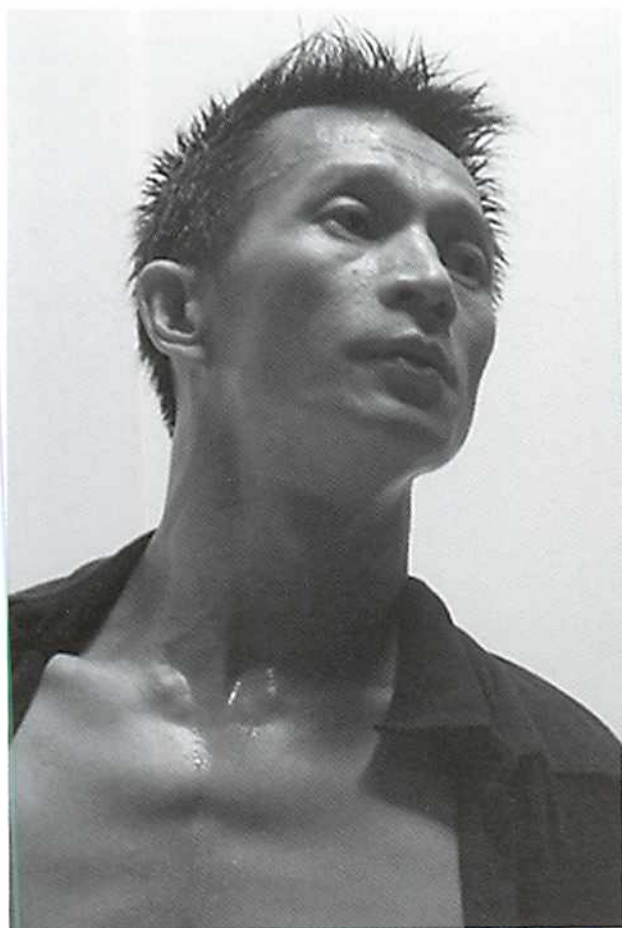
1991年首次參與雲門演出，重要角色包括：《焚松》中的「頑石」，《紅樓夢》裡「出了園子的年輕人」，《陳映真·風景》中〈兀自照耀著的太陽〉的魏醫生，以及《我的鄉愁，我的歌》中的〈心事誰人知〉，和《流浪者之歌》的獨舞〈祈禱Ⅲ〉，《九歌》中的劍客，《水月》中的獨舞和雙人舞等。

曾獲ICRT「最佳年度舞蹈表演獎」，香港媒體譽為「年度最耀眼的舞者」之一。曾獲國家文藝基金會獎助金赴美研習。多次參與越界、世紀當代、組合語言、拉芳舞團等團演出，並跨界與導演符宏征、杜思慧合作。

創作的作品包括《狀態》、《我不想》、《實驗段》、《愛與不愛三部曲》、《腳步聲》、「一個獨舞」系列、《獨》、「行走的樹」系列等。今年與台灣青年舞團合作建國百年系列《千鷺之歌——八田與一傳》。

《表演藝術》雜誌評論他的表演有「精確的力道掌控」，「豐富的質地變化，肢體充滿詩意的表情。」《民生報》舞評讚賞：「他的爆發力不是來自年輕，反而是歲月油然而生的戲劇張力，使得身體變得飽滿醇厚。」

王維銘現為自由舞蹈創作者、舞蹈暨戲劇表演者、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助理教授。



吳義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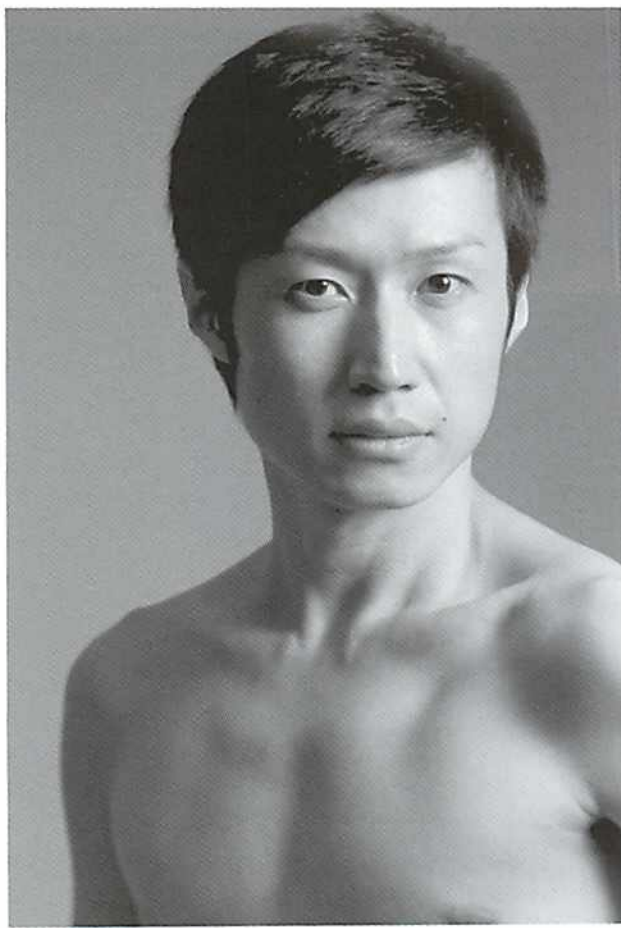
風之舞形舞團藝術總監、編舞者。生長於高雄，從小是運動健將，念左營高中時開始對舞蹈產生興趣。

十八歲參加「雲門舞蹈夏令營」，十九歲考進國立藝術學院，成為第一屆舞蹈系學生。大學畢業後曾參與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演出，飾演影響男主角梁朝偉至深的好友吳寬榮。退伍後，重返雲門。

在雲門十八年期間，幾乎詮釋過林懷民舞作中的男性要角，包括《家族合唱》的乩童，《紅樓夢》中「園子裡的年輕人」，《薪傳》中〈渡海〉的桅手、〈節慶〉的要獅人，《白蛇傳》的許仙，《竹夢》的〈春風〉中的三人舞等，尤以《九歌》全程足不落地的〈雲中君〉最受中外觀眾讚嘆。

曾獲傅爾布萊特和亞洲文化協會獎學金赴美進修。2002年成立「風之舞形舞團」，個人獨舞展有2003「吳義芳獨舞」、2008「吳義芳45獨舞」。編舞作品包括：《夏·村上春樹》、《視FUN》、《愛玩音樂愛跳舞》、《影子與我》、《第十二輛車》等十餘齣。2007年獲頒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傑出校友獎。也曾為紙風車、綠光、金枝演社、如果、春禾等劇團編舞。

近年來致力於「生活舞蹈」推廣，為社區及企業設計生活舞蹈課程，並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台北體育學院舞蹈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



蔡銘元

嘉義人。嘉義女中舞蹈實驗班保送進入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多次代表學校參與澳洲墨爾本、香港藝術節演出，並到新加坡實踐藝術學院參與巡演、教課、編舞。曾獲全國優良傳統舞蹈大賽個人組金牌獎，發表作品有《Don't Be Late》、《無線譜》和《靜夜思》。

1999年加入雲門2，成為創團舞者，擔綱多個作品的重要角色，並兼任舞團排練助理及示範演出主持人。2001年轉入雲門舞集，2009年起擔任排練助理，參與《屋漏痕》、《聽河》、《花語》、《白》、《風·影》、「行草三部曲」、《竹夢》、《水月》、《流浪者之歌》等重要作品的演出。其中尤以《陳映真·風景》的〈山路II〉中的獨舞，表現彷彿囚禁於孤島的掙扎與苦楚，最叫人難忘。2005年於《紅樓夢》擔綱「園子裡的年輕人」，展現動人的青春氣息，令觀眾印象深刻。2007年重演《九歌》時，突破以往的風格，詮釋高難度飄忽猙獰的「山鬼」。



邱怡文

生長於嘉義。自小習舞，但十六歲以前，舞蹈是她課業之外的奢侈享受，直到高中畢業，保送進入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終於能每天沉浸衷心喜愛的舞蹈世界，隨之吐納呼吸。1994年畢業，同年加入雲門。

在雲門演出作品多屬「嬌俏型」角色，例如《竹夢》中〈春風〉的白衣女，《紅樓夢》中的侍女，《夢土》中的小天女，《白蛇傳》中的青蛇，以及《陳映真·風景》中〈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的小淳等。

十多年來，多次參與雲門重要作品演出，在《屋漏痕》、《聽河》、《迷失之影》、《白》之II、《狂草》以及《薪傳》中〈拓荒〉裡的獨舞，都令人印象深刻。在黎海寧舞作《女人心事——粉紅色人生》等，也都有突出的獨舞表現。



柯宛均

台北人。小時候因為太容易感冒被送去學舞，從此愛上手舞足蹈的快樂。就讀於北安國中舞蹈實驗班期間，她更發覺身體蘊藏的美麗與奧妙能量，因此，成為一名舞者便是一直以來的夢想。

宛均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第一屆學生，在校期間參與羅斯·帕克斯的《夢的時辰》、何曉玫的《問·自畫像》等演出，並隨校赴德國參與《薪傳》四校聯演及韓國藝術文化交流。2004年入選「雲門種籽舞者訓練計畫」，2005年畢業後加入雲門，演出作品《屋漏痕》、《聽河》、「行草三部曲」、《花語》、《迷失之影》、《白》、《美麗島》、《水月》、《紅樓夢》、《流浪者之歌》等。



楊儀君

台南人。小學四年級時接觸舞蹈，學校指導老師開設舞蹈社，成為第一批「入室弟子」。

國中時，每天騎著腳踏車到舞蹈社練舞，看到其他同學都由爸媽呵護前來練舞，回家後問母親為何不曾相陪，母親回答：「這是你自己要學的，自己的路，自己去走。」才驚覺舞蹈在自己心目中的分量：「自己選擇，自己堅持」。

1993年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畢業，同年加入雲門。2007年起，擔任雲門排練助理。在雲門的重要作品演出包括：《陳映真·風景》中的主要角色蔡千惠、《在高處》中的獨舞、《家族合唱》中的〈白衣〉獨舞、《紅樓夢》中的藍衣女子與家人、《美麗島》〈大武山的媽媽〉中的白衣少女，以及《屋漏痕》、《聽河》、「行草三部曲」、《竹夢》、《水月》、《流浪者之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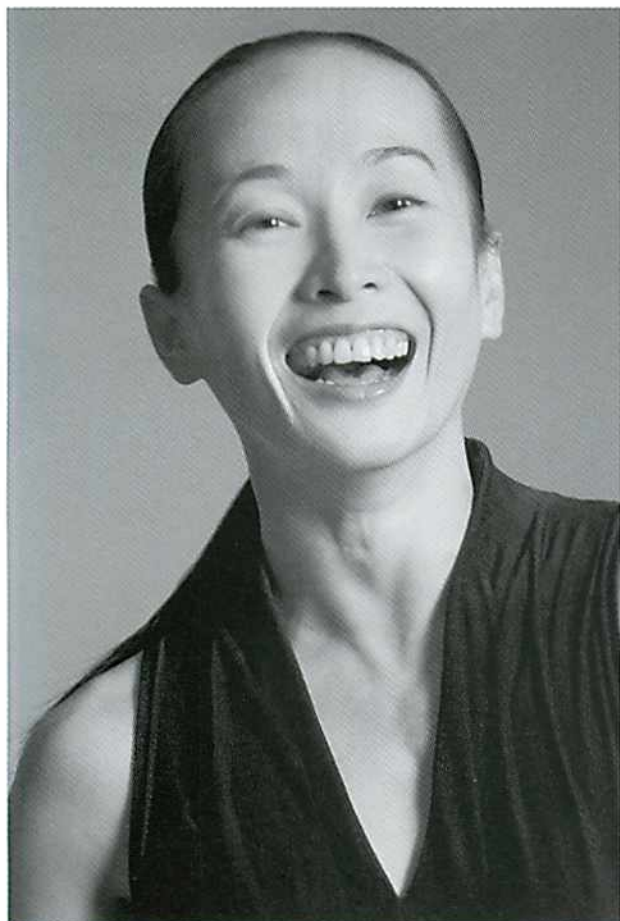


劉惠玲

桃園人。幼稚園畢業典禮上的表演，老師發現她的舞蹈細胞，鼓勵她習舞，至今舞齡超過二十年。進入中正高中舞蹈班，後考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

大二參加《薪傳》二十週年紀念演出，首演當天感動得邊哭邊跳，立志加入「雲門」成為一名專業舞者。在校期間代表學校赴法國交流演出，並赴德參加「第二屆青少年文化聚會」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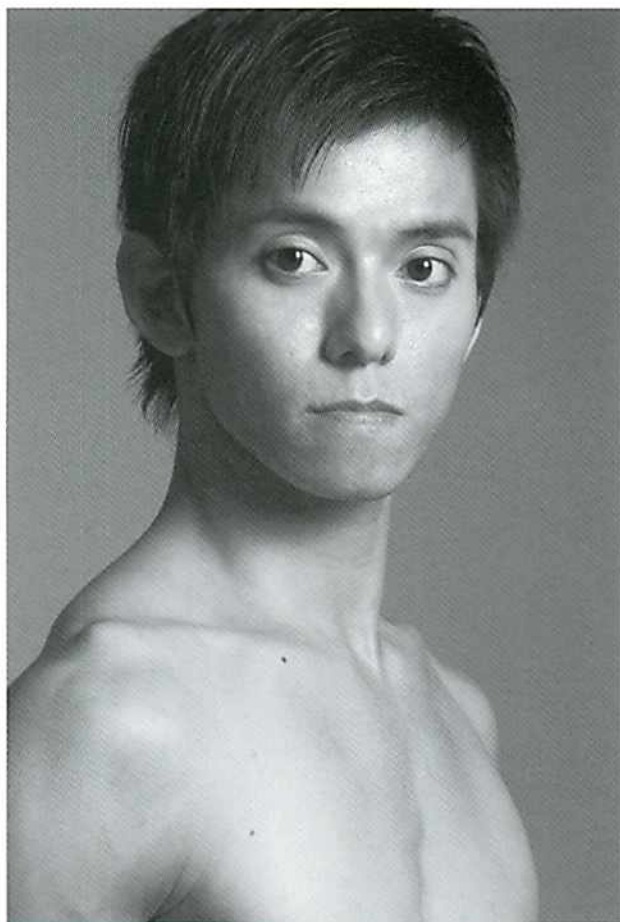
2002年加入雲門，參與重要作品演出，包括《屋漏痕》、《聽河》、「行草三部曲」、《花語》、《迷失之影》、《白》、《美麗島》、《紅樓夢》、《陳映真·風景》、《在高處》、《薪傳》、《烟》、《竹夢》、《水月》、《流浪者之歌》等。



蘇依屏

六歲習舞，國小至高中皆為舞蹈班學生。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期間，隨校赴法國及香港藝術節演出。曾參與極至體能劇場《極至·方陣》、《淨土》，和古名伸舞蹈團《活·動·畫》等演出。

2000年畢業後，隔年加入雲門2，在UMA、《百合》、*Tantalus*、《前進又後退》、《愛情故事》、《發燒》、《穿越》等作品皆有精湛演出，並擔任示範演出主持人。2002年加入雲門，參與重要作品演出有《屋漏痕》、《聽河》、「行草三部曲」、《花語》、《迷失之影》、《白》、《美麗島》、《紅樓夢》、《陳映真·風景》、《在高處》、《薪傳》、《烟》、《水月》、《流浪者之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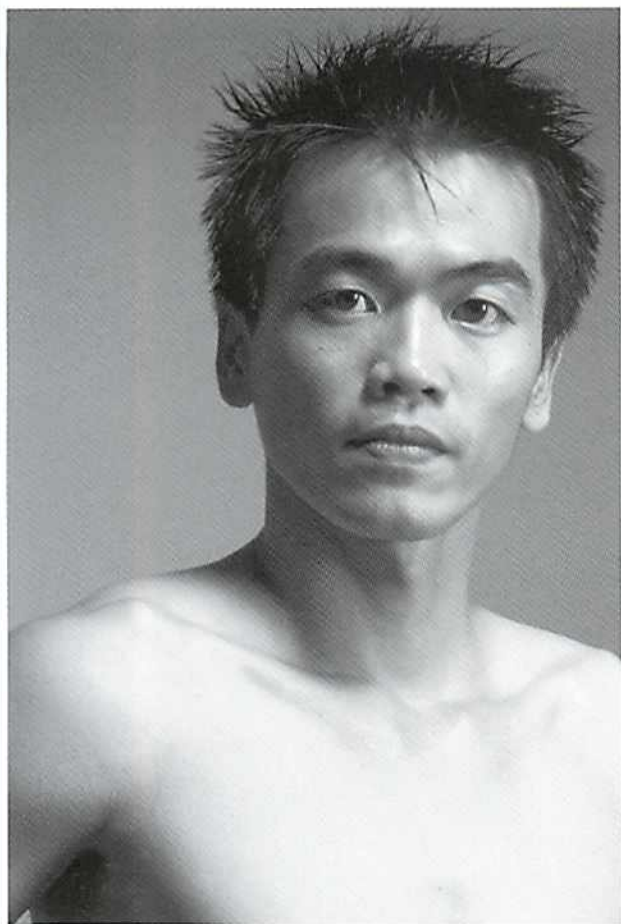


余建宏

出生於屏東。小學六年級被強拉去舞蹈社，卻慢慢喜歡上舞蹈，進入苓雅國中舞蹈班，一路念到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

高中時隨校參與韓國、印尼、香港等國際舞蹈節演出。大學時期代表學校赴法國和德國交流。也參與風動舞蹈團、極至體能劇場、台北越界舞團的演出。2002年加入雲門，2004年初服役，隔年退伍後再度加入雲門。

參與重要作品演出有《屋漏痕》、《花語》、《風·影》、「行草三部曲」、《水月》、《竹夢》、《白》、《美麗島》、《烟》、《薪傳》、《流浪者之歌》等。2007年重演《九歌》時，飾演光明崇高的「東君」，舞台上的英姿令眾人臣服。



林佳良

被喜愛藝術的父親推了一把而進入舞蹈圈。國小就參與游好彥舞團演出，並隨團赴海外巡演。就讀國立藝術學院期間，於《白蛇傳》飾許仙，在《薪傳》飾桅手，代表學校赴澳洲、法國演出。

2002年加入雲門2，參與《創世記》演出。2003年加入雲門舞集，曾任排練助理。參與重要作品演出有《屋漏痕》、《聽河》、《花語》、《白》、《美麗島》、「行草三部曲」、《薪傳》、《竹夢》、《水月》、《流浪者之歌》、《紅樓夢》等，尤以「行草三部曲」快速、收放自如的技巧讓人印象深刻。



李姿君

雲林人。進入雲門一直是姿君的夢想。九歲開始學舞蹈和鋼琴，國三決定全心於舞蹈專業訓練上。2001年進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在校期間參與瑪莎·葛蘭姆的《天使的嬉戲》、林懷民的《薪傳》、鄭淑姬的《待嫁娘》、孔和平的《蘭花鐮鼓》等，並隨校赴香港藝術節，演出鄭宗龍的《記憶》。2008年畢業後加入雲門，演出《屋漏痕》、《聽河》、「行草三部曲」、《花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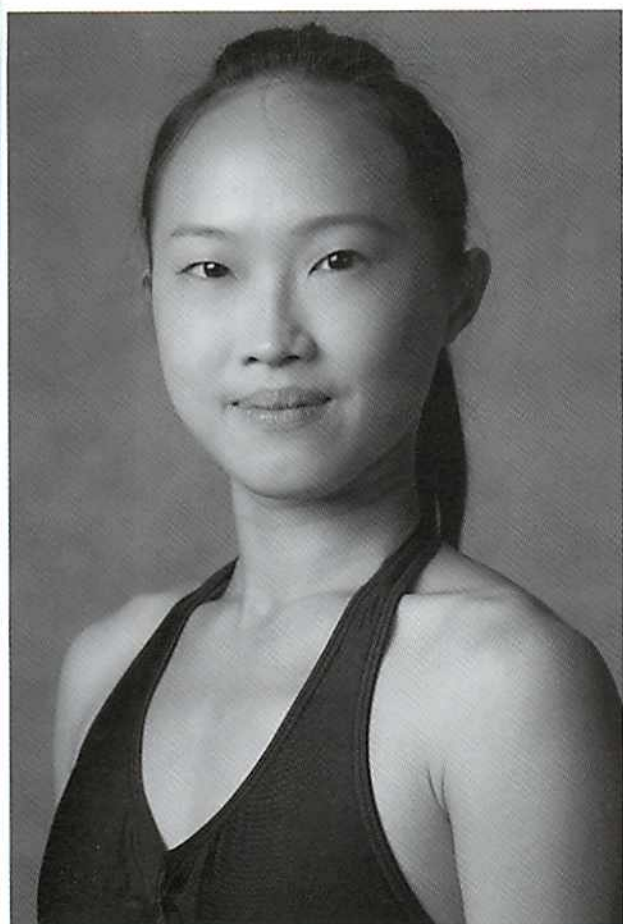
黃嫻雅

台南人，五歲習舞，國小國中都念舞蹈班，2003年考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七年一貫制。在校期間參與羅斯·帕克斯的《夢的時辰》、瑪莎·葛蘭姆的《天使的嬉戲》、尼金斯基《牧神的午後》等，隨校赴香港藝術節，演出鄭宗龍的《記憶》。也曾參與焦點舞團，赴新加坡藝術節演出Tanja Liedtke的《渺》。2007年畢業後加入雲門，演出《屋漏痕》、《聽河》、「行草三部曲」、《花語》、《九歌》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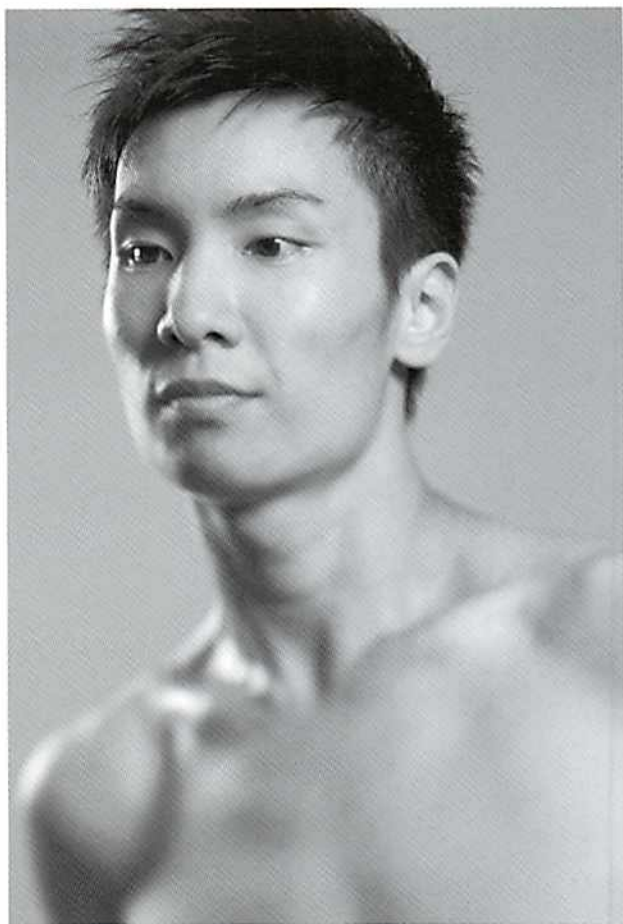
郭子蕓

出生於新竹市。三歲時，為了圓媽媽小時候的夢想，隨王玉英老師習舞，發現自己對舞蹈有著濃厚的興趣，一路習舞，考入育賢國中舞蹈班。2002年進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七年一貫制就讀，參與林懷民《白之III》、張曉雄《春之祭》、喬治·巴蘭欽《小夜曲》、何曉玫《伊嘜以憶》等演出。2010年加入雲門，演出《聽河》、《花語》、《流浪者之歌》等。



蕭紫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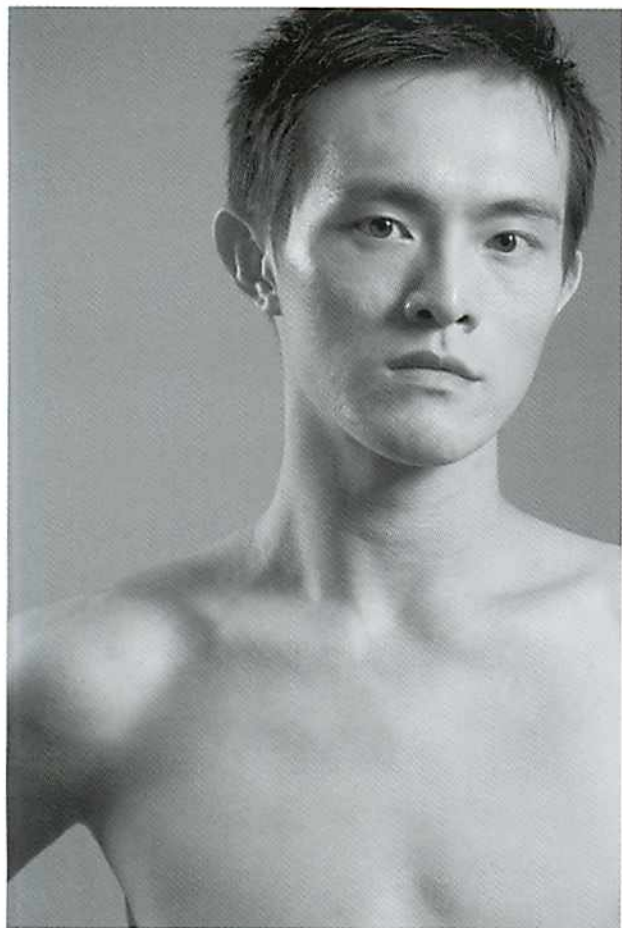
生於嘉義，八歲開始接觸舞蹈，隨石志如老師學舞，先後就讀嘉義國中、高雄左營高中、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在校期間赴韓國藝術大學學習韓國舞蹈，參與「2004年國際舞蹈論壇·拉邦舞譜重建展演」、2005年高雄亞洲青年編舞營，演出荷西·李蒙、喬治·巴蘭欽、林懷民、張曉雄等人的舞作。2009年加入雲門，演出《屋漏痕》、《聽河》、《花語》、《行草 貳》、《流浪者之歌》。



王立翔

生於上海，自幼好動，熱愛舞蹈。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中國舞系，在學期間曾獲全額獎學金，多次擔任重要角色並代表學校赴新加坡、法國、比利時、維也納、夏威夷巡演。在校期間多次參與香港舞蹈團《阿詩瑪》、《西遊記》、《梁祝》等大型舞劇的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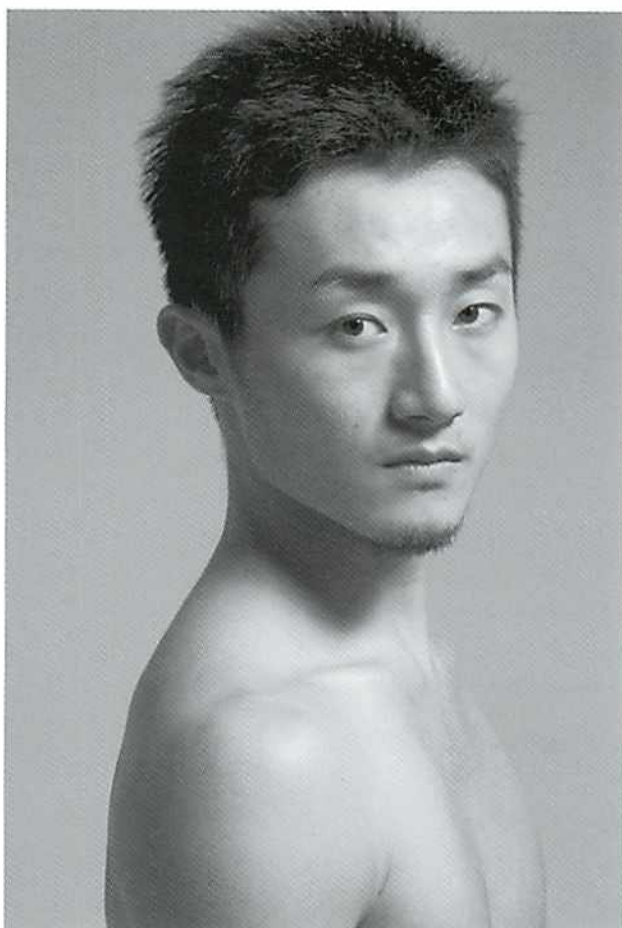
2003年，舞作《生與死以前》獲得第七屆桃李盃舞蹈比賽表演與創作二等獎。2004年加入雲門，參與重要作品演出有《陳映真·風景》中的雙人舞〈哦！蘇珊娜〉，以及《屋漏痕》、《聽河》、《花語》、「行草三部曲」、《白》、《美麗島》、《紅樓夢》、《在高處》、《竹夢》等舞作演出。



林心放

在當了雲門義工之後，深深為雲門感動，從此與舞蹈結緣。高二轉入左營高中舞蹈班，看了《水月》演出後，決心加入雲門。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時，因考上雲門決定停學入伍，於2002年加入雲門。期間返回校園完成學業，2007年再回雲門。

曾參與過極至體能劇場、古名伸舞團、台北越界舞團，及鄭宗龍的《白膠帶》。參與雲門重要作品演出有《屋漏痕》、《聽河》、《花語》、「行草三部曲」、《薪傳》、《竹夢》、《水月》、《流浪者之歌》等。



李宗軒

出生於台北，自幼活潑好動，對於體育、藝術特別有興趣。2001年考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在校期間演出林懷民《薪傳》、霍華·拉克《凌晨時分》，尼金斯基《牧神的午后》等作品。他也參與過拉芳舞團《快樂頌》、《悲慟》，台北越界舞團《給在天國的朋友》、《極光》的演出，也擔任電影《如夢》的舞者以及演員動作指導。2009年加入雲門，於《白蛇傳》飾法海，演出《聽河》、《花語》、《屋漏痕》、《水月》、《流浪者之歌》等。



侯當立

生於高雄，在台中長大。國小時在帝國十一芭蕾舞團學習芭蕾，後考上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在校期間參與羅斯·帕克斯的《風景》、張曉雄的《在我墳上起舞》等演出，隨校赴德國《薪傳》四校聯演、韓國藝術文化交流、新加坡藝術節。曾參與台北越界舞團 *BEVY*、古名伸舞團《@夢》演出。2007年加入雲門，演出《屋漏痕》、《聽河》、「行草三部曲」、《花語》、《九歌》、《水月》、《流浪者之歌》等。



實習舞者

方妤婷

高雄人。就讀苓雅國中舞蹈班時看了雲門舞集公演，發覺雲門舞者的身體很漂亮，也感受到跳舞是一件很享受，快樂的事，立志要朝舞蹈專業發展。

考進左營高中舞蹈班，周素玲老師打開她的舞蹈視野，更確定自己有愛跳舞的熱情。曾隨校赴香港藝術節演出張雅婷的《天淨沙》。2007年進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就讀，在校期間參與陳武康和蘇威嘉共同創作的*Console*、芭蕾舞劇《胡桃鉗》和*Paquita* 選粹，以及《下一個編舞計畫》演出。2011年畢業，隨後加入雲門。

陳慕涵

宜蘭人，南澳長大的孩子，身上有四分之一泰雅族的血統。1994年加入蘭陽舞蹈團參與《噶瑪蘭公主》等演出，曾隨團赴義大利、日本、中國大陸巡演。2003年進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在校期間於林懷民的《薪傳》中〈拓荒〉擔任獨舞，演出張曉雄《春之祭》、鄭宗龍《記憶》等。2008年獲選教育部紐約州立大學普契斯學院交換學生。2010年畢業，7月加入雲門演出《流浪者之歌》。

葉依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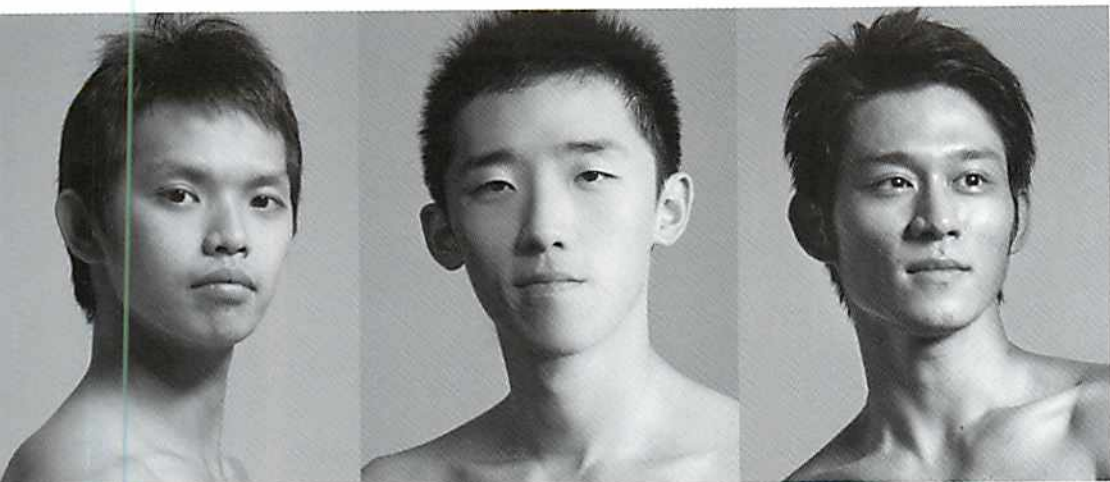
宜蘭人，小五搬遷至彰化。五歲開始習舞，2003年進入文華高中舞蹈班，2005、2006年入選「雲門種籽舞者訓練計畫」。2006年進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在校期間演出張曉雄《春之祭》、鄭淑姬《待嫁娘》、鄭宗龍《記憶》等。2008年獲選教育部獎學金赴澳洲WAPPA表演藝術學院當交換學生。2010年畢業，7月加入雲門演出《流浪者之歌》。

王柏年

台北人。十一歲在學校運動會表演大會舞，在導師建議下開始到舞蹈社學舞。國中就讀普通班，2004年進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在校期間演出林懷民《白之Ⅲ》、《竹夢》選粹〈春風〉、鄭宗龍《白膠帶》、《未知》、陳慧如《極》等。

2009年獲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普契斯學院擔任交換學生。2011年參與焦點舞團，赴北京向前看舞蹈節演出羅曼菲《無伴奏》、張曉雄《哀歌》、邢亮《無題》，並與陳宜庭發表共同編創作品*A Distance*。

大學期間，欣賞雲門《水月》演出後深受感動。系上年度展演獲得演出《白之Ⅲ》的機會，更確立自己的志向，以加入雲門為目標。2011年畢業，加入雲門。



陳韋安

出生於台南。十三歲進入中山國中舞蹈班才開始習舞，左營高中舞蹈班畢業後，入選「雲門種籽舞者訓練計畫」。就讀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期間，參與張曉雄、鄭宗龍、王維銘、何曉玫、林懷民的作品演出，2006年隨校赴香港參與舞蹈節演出孔和平《白衣男子》、鄭宗龍《記憶》。2008年與「左派份子」參與愛丁堡藝穗節，演出張雅婷《對奕》。2009年加入雲門，演出《聽河》、《花語》、《行草 貳》、《狂草》、《水月》、《流浪者之歌》等。

賴欣倫

基隆人，七歲由楓香舞蹈團孫翠玲老師啟蒙，多次隨楓香舞蹈團赴西班牙、加拿大等國際藝術節演出。從小受舞蹈科班教育，2003年進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七年一貫制，在校期間演出林懷民《薪傳》、Tanja Liedtke的*Slight*等作品。2006年獲青霖文教基金會獎學金參與美國舞蹈節，2008年獲選教育部紐約州立大學普契斯學院交換學生。2010年加入雲門，演出《流浪者之歌》。

賴峻偉

生於台中，從小喜歡運動，國中是游泳隊成員。2009年道生盃全國國術錦標賽長兵亞軍。2000年進入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七年一貫制就讀，演出張曉雄《夢幻蝴蝶谷》、《浮生》、台北皇家芭蕾舞團《唐吉訶德》、林懷民《白之III》等舞作。他也嘗試編舞，《綁》入圍2008年文建會「舞躍大地」舞蹈創作比賽，隔年在焦點舞團發表。2009年加入雲門，演出《聽河》、《花語》、《行草》、《行草 貳》等。

雲門德勒斯登圓夢

魯斯塔維合唱團同演《流浪者之歌》

李玉玲 雲門文字編輯



雲門與魯斯塔維合唱團演後合影

2011年春天，雲門流浪歐亞。

四月，以北京國家大劇院為起點，四十天演遍廣州、深圳、上海、杭州、武漢六城，轟動一時。文化界人士表示，這支舞為浮躁不安的大陸社會帶來寧靜的力量。中央電視台主持人趙普的微博寫道：雙手合十佇立在台側超過七十分鐘的佛陀，宛如一尊石像，靜的排山倒海。溫州動車追尾重大車禍，則讓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向勇想起了《流浪者之歌》，想起佛陀通過身體力行的啟示，對生命的大愛與生活的仁智。

五月下旬，《流浪者之歌》轉進歐洲，首度造訪愛爾蘭都柏林藝術節，在2100人座的大運河劇院演出，滿座的觀眾為之瘋狂。這是現代舞首度在都柏林大型劇場賣了滿座。當地藝評家表示，人口四百五十萬的愛爾蘭，正處於

空前焦慮期，經濟大蕭條引發每周近千名人民外流的移民潮，《流浪者之歌》寧靜專注之美，帶給愛爾蘭人深沉的安慰與鼓勵。

歐亞的掌聲，彷彿是為雲門和喬治亞魯斯塔維合唱團合體的暖身。六月二日、三日，兩團在德國德勒斯登，百年歷史的歐盟藝術中心赫勒勞節慶劇院同台，圓了雲門十七年的夢。

高加索山區的喬治亞民謠，乍聽之下兼具歐亞音樂的特色，卻又以複音合唱法獨樹一幟，音樂雄厚，柔美，滄桑而溫暖。歌詞無涉宗教，卻充滿聖潔感，有如天籟。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曾說，「這項傳統是令人驚嘆的珍貴寶藏。」創團四十三年魯斯塔維合唱團，唱遍七十大城，享譽全球。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特頒帕恰獎，獎勵

該團對人類無形文化財的保護與傳承。

1994年，林懷民創作《流浪者之歌》，以魯斯塔維合唱團的喬治亞民謠入舞，迴腸蕩氣的歌聲，虔誠專注的舞者，與三噸半黃金稻米建構起動人的心靈風景，十七年來巡演二十個國家、超過170場，舞評驚嘆：「一次偉大的劇場經驗。」觀眾經常詢問：雲門和魯斯塔維合唱團何時能同台演出？

現任德勒斯登歐盟藝術中心總監迪特·顏尼克，1997年邀雲門到漢堡藝術節演出《流浪者之歌》，為之著迷，每場必到，誓言邀約兩團同台盛演。十四年來多次媒合，卻因檔期、經費諸多因素，未能如願。顏尼克轉任歐盟藝術中心後鏗而不捨，今年終與德勒斯登國際音樂節合作，不計成本安排雲門及魯斯塔維合唱團，在四百人座的歐盟藝術中心赫勒勞節慶劇院演出兩場。只為八百人演出。

魯斯塔維天籟聲起 舞者動容落淚

兩團彼此仰慕，但同台演出卻不無擔心。民歌通常一再反覆，為了舞蹈張力，林懷民在1994年編作時，加以剪輯，把兩三段音樂拼貼在一起，魯斯塔維願意這樣唱嗎？演前幾個月，雲門寄去演出錄影帶、音樂帶。喬治亞信件的回覆不明確。雲門準備備案，將更動的音樂回復原貌進行排練。

不安與擔心，在兩團碰面後，完全化解。創辦人兼音樂總監安佐·艾柯麥施維里感動地說，《流浪者之歌》是一件「神品」，舞作撼動人心，內容與原有歌詞完全無關，卻捕捉到音樂中的神韻，舞蹈與音樂「空中相會」，啟發他們對自己傳統音樂新的認識，即使「重編」了歌的順序，他們也不在意，一定全力以赴，充分配合。魯斯塔維早已根據舞蹈錄影帶做足功課，對速度、每段啟始與停止的動作提示，十位團員已全然掌握。

林懷民另一擔心：西方歌唱家演唱二、三首歌曲就需要休息，《流浪者之歌》九十分鐘一氣呵成，音樂停頓往往只有幾秒鐘，魯斯塔維合唱團能否一口氣從頭唱到尾？

見了面，才知道他們是「鐵嗓子」！排練時一氣呵成，回到旅館，合唱團在房間，在庭院，吃飯，聊天，無時無處不歌，到了深夜十一點半還在練習。夜復一夜，悠長如河的歌聲，成了雲門舞者幸福的搖籃曲。

31日合唱團靜心試音，舞者像被下了符咒，淚水止不住流下。排練時，聽到比CD更豐富的音質，更纖細的層次，渾身起了雞皮疙瘩，含淚起舞。飾演僧人的王榮裕在每場演出「罰站」七十多分鐘。有了魯斯塔維合唱團在身旁吟唱，他不再覺得孤單，七十分鐘如一瞬。他說，那是來自天上的音樂。

兩團終極的擔心是：落米的灰塵，會影響合唱團團員的呼吸及演唱。林懷民決定：讓合唱團與七十分鐘站立不動的僧人為伴，在右舞台台口。排練時，歌手開始適應與米瀑同在，調整呼吸，排練下來，大伙兒高叫「No problem！」林懷民才鬆了一口氣。合唱團演出時，沒有指揮，完全「自動」，又背台而立，看不到舞者動靜。雲門沿用《水月》與大提琴家麥斯基的合作模式，在合唱團前方放置監看舞台的螢幕，也透過另一個螢幕給演唱者每段歌曲開始和結束的cue點。

歐盟藝術中心的赫勒勞節慶劇院是西方舞蹈史的重要紀念性建築，威瑪時代吸引了許多歐陸藝術界菁英來此工作。德國表現主義大師瑪麗·魏德曼也在此發表《巫舞》等重要傑出作品，開展了歐陸現代舞盛世。冷戰時期，蘇聯將其改為軍營，兩德統一後，才恢復藝術本色。目前，當代編舞大師威廉·弗塞的舞團常駐，每年定期在這裡發表新作。

雲門和魯斯塔維在這棟具有歷史意義的劇院同台，給了舞作強大而真實的生命力。綿長悠遠的歌聲流淌，舞者跳出比平日更為安然靜定的《流浪者之歌》。滿場觀眾屏息，演出結束，劇場爆出如雷的歡呼和跺腳聲。謝幕過後，舞者林心放在魯斯塔維吟唱聲中，以二十五分鐘在滿台稻谷耙出同心圓，觀眾的心靈同被梳理整理，不少人不自覺地流下眼淚。

兩團相約 喬治亞 台灣再見

這次演出，被歐洲最重要的舞蹈雜誌TANZ提名為「年度最佳舞蹈演出」。合唱團總監艾柯麥施維里熱情地送給林懷民幾張CD，建議他再以喬治亞民謠創作新的舞碼。

德勒斯登的第二場表演，也是資深舞者汪志浩離團前的告別演出。謝幕時，林懷民為他獻上紅玫瑰，滿場觀眾為他熱烈擊掌。舞者在後台為他精心安排有著德國豬腳和啤酒的畢業趴，魯斯塔維合唱團也以洪亮的歌聲為他祝福。

總統夫人周美青第三度擔任雲門榮譽團長，千里迢迢趕往德勒斯登出席首演夜，並在酒會與歌者、舞者擁抱致意。不顧第二天七點半就得出發，團長硬是陪賓客聊天，拍照，過了午夜才離開劇院，回到車程一個小時的旅館。

言語不通的兩團，幾天相處，靠著比手畫腳，熟稔如老友。雲門離德當天，如「熊」般高大魁武的魯斯塔維團員奔跑趕來送別，擁著嬌小的舞者互道再見，大伙兒依依不捨，巴士因此延遲半小時才出發。

兩團相約一定互訪：喬治亞、台灣再見！要讓「此曲應只天上有，此舞人間難得幾回見」的《流浪者之歌》繼續溫暖吟唱起舞。

財團法人雲門舞集文教基金會

董事會

榮譽董事長 李遠哲

董事長 申學庸

董事 汪其楣 林百里 林懷民 柯文昌 洪敏弘
施振榮 殷允芄 徐佳士 許勝雄 黃永洪
曾繁城 溫慧玟 蔡宏圖 (依姓氏序)

顧問群

執行顧問 詹炳發
行政顧問 陳宏正
醫療顧問 周清隆
會計顧問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法律顧問 信和聯合法律事務所

行政群

基金會執行總監 葉艾艾
基金會執行副總 黃玉蘭
發展暨公關專員 張玉玲
藝術總監助理 劉福英
執行總監助理 林芯羽 方瑜
專案執行 林芯羽

舞團執行總監 葉艾艾
國際演出經理 王昭驊
資深演出專案經理 陳秀娟 王淑貞
演出專案經理 劉佩貞 陳若蘭
助理演出專案經理 劉怡伶
演出專員 林怡宣
雲門2舞團經理 廖詠葳
雲門2專案經理 賴依莉
雲門2演出專員 葉家卉 黃舜葳

行銷經理 劉家渝
文字編輯 李玉玲
行銷企劃資深專員 張完珠
媒體行銷專員 梁越美
行銷企劃專員 周緝妮
網路行銷企劃專員 李美蓓
票務行銷人員 宋瑋菱
票務助理 江映潔

文獻室主任暨文字編輯 陳品秀
美術編輯 王祥樺
文獻室助理 陳珮真 葉家伶

會計室主任 林姿妙
會計 李麗英 陳婕榛

資訊部主任 林志明
網管工程師 莊凱鈞

辦公室主任 劉玲君
出版品業務暨總務專員 郭婉容
事務助理 鄭棋美 莊博全

技術群

技術總監 李琬玲
資深舞台監督 郭遠仙
舞台監督 厲家儂
資深舞台技術指導 洪緯茗
舞台技術指導 林敬凱 陳志峰
助理舞台技術指導 李兆基
燈光技術指導 林思甄
服裝管理 許子宜
製作助理 陳盈帆
技術行政助理 陳怡伶

雲門2製作經理 張芝瑜
雲門2技術指導 陳建彰
雲門2舞台監督 張芝瑜
雲門2舞監助理 徐昌宏
雲門2服裝管理 林彥融

本季技術人員

吳旭晃 吳育綺 吳佳雯 李伯涵 李聚慧 林千慈
林怡雯 施雅玲 洪嘉鴻 張家溢 陳坤國 黃荷景
萬書璋 葉威廷 韓凱



雲門舞集

2011年冬季公演

www.cloudgate.org.tw